



哲命篇

全

ワ 3  
6388





哲命篇

全

孝宗朝

孝宗五歲受書不勤而勤及就外傳凡璣



73  
6388

幸宗正學受書不備而嘆及於世則其難  
幸宗臆

哲命篇目錄

上

古禮

前代事實

中

國朝禮

下

經筵講義







哲命篇上

古禮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

內則○以下始生之禮

鄭註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

以桑弧蓬矢財天地四方

鄭註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太古也天地四方男

子所有事也射天地食亦反

保受乃負之

鄭註代士也保保母

水去五味均平歲



宰醴負子賜之束帛

鄭註醴當為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酬之以幣也

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鄭註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適義不相親以勞辱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

陳氏澂曰詩儀禮詩懷之亦承義射天地四方期其有事於遠大也保保母也受乃負之受子於士而抱之也蓋士之負子特為斯須之禮而已宰既掌具故以醴禮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今按

世子生接以太牢特言其常禮如此耳下文又言接子擇日則亦或在始生三日之後也

凡接子擇日

鄭註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

冢子則太牢

鄭註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

國君世子太牢

陸氏山陰曰國君世子太牢其接以太牢同於王也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

鄭註特婦一處以處之

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

鄭註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

母安其居處者

他人無事不往

鄭註為見精氣微弱將驚動也

陳氏澐曰可者謂雖非衆妾之列或傳御之屬可為子師者也

劉氏長樂曰寬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恩意浹洽溫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為之師焉若夫愛子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詩負之者保母之職也國之根



本生靈休戚之所繫也弗正厥始弗淑其習烏能  
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哉先王制禮乃及乎是知所  
終矣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  
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鄭註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諸侯  
夫人朝於君次而祿衣也

陳氏曰諸侯朝服玄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  
朝服也當是展衣註云祿衣者以見子畢即侍御  
於君故服進御之祿衣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隱隱疾以上并

鄭註終使易諱諱衣中之疾難為醫也○曲禮註  
此在常語之中為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  
之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下文王世子之禮○以

鄭註三皆曰朝以朝禮同

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  
安否何如



鄭註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如今小史直日矣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鄭註孝子恒兢兢

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

鄭註莫夕也

陳氏澐曰世子朝父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日三聖人過人之行也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鄭註履蹈地也

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

鄭註飲食安也鮮憂

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鄭註在察也未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

陳氏澐曰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時也食上進膳於親也食下食畢而徹也問所食之多寡也未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



再進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說他反

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鄭註欲知氣力箴藥所勝

陳氏澁曰不敢有加不可踰越父之所行也

莊氏曰天下之理惟極其至則不可以復加文王

之事親豈一毫之不至哉武王而復求加焉則非

可傳也非可繼也故武王之事文王盡循文王之

所以事王季者而行之不敢復加焉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

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以下教導之禮

鄭詮蒞視不能視阼行人君之事踐履也代成

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

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鄭註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

文王之為世子也

鄭註題上事

孔疏從篇首以至於此是文王之為世子及武王



成王之法其武王成王為世子之禮皆上法文王  
故曰文王之為世子總結之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  
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於外是故其成也悅溫文而  
恭敬以下教喻之禮

陳氏澠曰脩內者消融其邪慝之溫脩外者陶成  
其恭肅之儀禮之脩達於中樂之脩達於外所謂  
交錯於中也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文雅之  
氣象禮樂之教大矣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

鄭註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

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  
傅之德行而審喻之

鄭註行其禮說其義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鄭註謂其在學

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鄭註謂燕居出入時

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鄭註以有四人維持之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鄭註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

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

陳氏澔曰前後以行步言出入以居處言慎其身

使之謹守其身也師保疑丞四輔也一說前疑後

丞左輔右弼為四輔

朱子曰疑字曉不得想止是有疑即問他之意

陳氏長樂曰師則帥以善而使之知保則保其善

而使之勿失傳則輔其善而使之成太傅在前少

傅在後則師保在左右矣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

太傅少傅出入皆預矣出入前後莫非正人則目

不閱淫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

而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此所以

教喻而德成也又曰師教之以事而喻諸德師氏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是也保慎其身以輔翼之而

歸諸道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是也虞夏殷周

之有師保所謂設三公也有疑丞所謂設四輔也



師保謂之三公充其數則有傳疑承謂之四輔充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有賢者之能有能者之能也所謂使能者兼聖賢而言也

真氏西山曰太傅以審視言謂脩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蓋互相發也又曰師也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兄之事則知悌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

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我蓋如此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陳氏澠曰君子曰德此德是指世子之德世子之德有成則教道尊嚴而敢慢易者故凡居官守者皆以正自處官正而國治世子為君之謂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于迂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鄭註于讀迂迂猶廣也大也

真氏西山曰成王雖幼已為君矣不可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親之又曰周公以臣而攝君之政成王以君而學世子之事此為迂也先儒嘗謂周公之道曲而當者此也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踐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

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鄭註物猶事也

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



在斯謂之臣君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負世子之謂也

鄭註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真正也

陳氏澠曰一物一事也與國人齒讓之一事也三善謂衆人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君我君臨乎我也世子與同學之人讓齒其不知禮者見之而疑其知禮者從而曉之曰父在之時常執謙卑不敢居人之前其禮當如此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

二其三皆此意學之教之也語古語也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主於成就其德行一有書作一人謂世子也世子有大善則萬邦皆正矣

陳氏長樂曰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以天子尚有所尊而况於民乎故知為父子則孝知為君臣則忠知為長幼則順孝悌忠順立而國治矣

葉氏石林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負蓋乾始於元而終於負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事之幹則貞以及萬國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



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  
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  
初然後亦復初以下問寢視膳  
養疾之禮

陳氏澐曰世子之記古之教世子之禮篇也不滿  
不能克其儀觀之美也

王氏石梁曰古世子之禮亡此餘其記之一節小  
戴以附篇末

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  
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

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

鄭註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冠玄端也

陳氏澐曰羞品味也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

方氏嚴陵曰文武之所為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  
中人之行而已

膳宰之饗必敬視之

鄭註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

疾之藥必親嘗之

鄭註試毒味也

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則世子亦不能飽以  
至于復初以上并文  
王世子



鄭註善謂多於前後初復常所服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  
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王制○以下  
入學之禮

鄭註王子王之庶子羣后公及諸侯皆以長幼受  
學不用尊卑

陳氏澣曰皆造皆來受教于樂正也惟次長幼之  
序不分貴賤之等

方氏嚴陵曰太子適子也太則以大言之也適子

大而庶子小故謂之太子諸侯有君道故謂之后  
然非一人也故以羣加之天子之子亦謂之太子  
則以特大於天下之子諸侯之世子亦謂之太子  
則以特大於一國之子而已名之以大雖同所以  
名之以大則異也至於卿大夫之與元士則全乎  
臣矣其子不足以大言之故曰適子而已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文王世子○學戶  
孝反教也下全

鄭註四時各有所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  
學者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鄭註干猶也戈勾矛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  
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  
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陳氏澔曰學教也士即王制所謂司徒論俊選而  
升於學之士也必時四時各有所教也東序大學  
也

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  
南

鄭註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  
小學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

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  
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南南夷  
之樂也胥掌以大樂之會正舞位旋人教夷樂則  
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陳氏澔曰胥大胥也南南夷之樂也東曰昧南曰  
南西曰朱離北曰禁明堂位又云任南蠻之樂也  
獨舉南樂則餘三方可知

謹按鼓南則六代聖王之樂可知周官大司樂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  
濩大武



又按呂氏春秋曰夏后氏造南音周召取風焉  
為二南然則二南之南為樂名也中國之正聲  
也又春秋傳曰鄭伯南也謂鄭為華夏也蓋中  
國處於天地之東南故也南樂之為中華正音  
無疑鄭陳兩說恐誤矣家語孔子曰先王之制  
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  
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  
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昔  
者舜彈五絃之  
琴造南風之詩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  
書典書者詔之禮者瞽宗書在上庠

鄭註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

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  
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  
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  
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

陳氏澁曰誦口誦歌樂之篇章也弦以琴瑟播被  
詩章之名節也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

陳氏長樂曰此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王制  
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則知  
誦之為詩弦之為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為行書之  
為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



二中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

謹按詩書禮樂之教工程各有所宜之時故王制之文與此不同似若矛盾而詩必播之樂而後誦之弦之則詩樂別非二事春夏便是一工然則合而教之曰春秋禮樂冬夏詩書分而教之曰春詩夏樂秋禮冬書文雖小異義實不差也詠歌舞蹈一時事也既曰弦誦則干戈在其中矣曰秋冬羽籥則秋冬之亦教詩樂可知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鄭註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陳氏澐曰祭是一事養老乞言是一事合語是一事故以凡言之

劉氏長樂曰養老者國之大教也王者必齊戒盡敬致養于三老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者孝於其父為人弟者敬於其兄也既教世子以養老之道俾知所以憲也而後教之以乞言之義謂虛已以納其言也合語者謂鄉飲酒也鄉射也大射



也燕射也祭饗也燕賓也凡是數禮下自鄉黨上至朝廷莫不行之者有貴賤之禮所以明君臣之道也有尊卑之禮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有長幼之禮所以明兄弟之道也有陰陽之禮所以明夫婦之道也有賓主之禮所以明朋友之道也唯是五者五者謂之人倫聖人用之以齊一天下致之中和而正是性命所以育萬物贊天地永固命於無疆者莫不以人倫為本焉

謹按一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行而人倫明於上教化達於下各正其性命而致中和位育之功

有祈天永命之效則先王教世子之意斯其至矣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註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王氏新安曰先師者習樂有樂之先師習禮有禮之先師讀書有書之先師

謹按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固非一藝之可言也豈有習樂而不習禮習禮而不習書各



為一藝之師而已乎王說恐似不通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鄭註先聖周聖若孔子

陳氏澠曰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始立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故惟釋奠于先師不及先聖也始立學而行釋奠之禮則用幣四時常奠不用幣也

謹按四時常事之奠只言先師者舉小以見大也始立學之奠並及先聖者據初以見終也設若立學之初一奠先聖而四時常事更不奠焉

則未知先聖釋奠又在何時乎豈或常事之奠與四時常奠不同而然耶且必用幣三字著于先聖先師之下則乃行事必用之禮而包結上下兩章之文也今謂之四時常事不用云者未可知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鄭註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



此矣曲藝為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又語為後復論說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董仲舒曰五帝名太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敬

孔疏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為小學在西郊

陳氏滌曰語于郊者論辨學士才能於郊學之中也道德為先事功次之言語又次之曲藝一曲之藝小小技能若醫卜之屬上尊堂上之酒尊也

謹按古之世子已自入學之時取賢斂才論其

德行術藝此非但成就教育之道實亦為擇人任職之方後之人君所當鑑法也

教世子

以上并文  
王世子

孔疏從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是教世子之法其間雖有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選諸侯之事及釋奠養老之事以世子為主故云教世子以總之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祭義

鄭註四學四郊之學也

陳氏滌

曰四學虞夏殷周四代之學也太子齒謂



與同學者序長幼之位不以貴加人也

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節歲終則

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周禮下并同○以下飲食衣服之禮

鄭玄曰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蠶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鄭司農云鮮謂生肉薨謂乾肉○賈氏曰惟王及后之膳不會世子則會之矣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鄭玄曰割肆鮮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臚名脊脅肩臂臠之屬肉物哉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

酒正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鄭玄曰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四飲音一

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配

籩人掌四籩之實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鄭玄曰於其飯食以共房中之羞

醢人掌四豆之實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醢人掌共五齊七道共后及世子之醬齊道

鄭玄曰齊道醬屬醢人者皆須醢成味

鹽人掌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服不會

賈氏達曰世子可以會之也

成王為太子嗜鮑魚太公為傅諫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



後魏郭祚為少保時肅宗幼懷黃瓠奉焉人譏以黃  
瓠少保

邾隱公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  
曰其禮如世子之冠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  
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  
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  
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  
之冠異天子與王肅曰天子無冠禮而諸侯之冠如世子之冠故問孔子曰君  
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與天子無  
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言諸侯無冠則孔子  
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  
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十有三而嗣立明年既葬



冠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儀禮經傳冠義以下冠禮  
諸侯十二而冠天子亦十二而冠若天子之子則二  
十乃冠士冠記疏

朱子曰孔穎達云天子之子早冠諸侯之子二十而冠與賈說不同未知孰是

前代事實

震為長易說卦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易序卦

程傳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  
朱氏漢上曰鼎者宗廟之器主之者莫如震震長子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

孔子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通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程傳不喪也。豈謂誠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象以長子宜如是。因以一字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也。豈則君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

朱子曰：繼世而主祭也。

李氏隆山曰：以太子而主器，是必戒懼存心，以威重為質，而使德望素著，足以畏服斯人之心，則以之守宗廟社稷而為祭祀之主，豈不固宜。作易者以乾為人君之象，震為太子之象，庶幾其可見云。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離

程傳：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為離，繼明之義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

項氏平庵曰：繼明如言聖繼聖。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勳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堯典

朱子曰：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



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聲教虐是作罔晝夜  
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益稷護

朱子曰堯處上子朱於丹淵為諸侯以天下與舜

而不與朱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觀訟獄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周公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  
乃或亮陰音梁菴一作諒闇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  
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

國五十有九年書無逸

蔡氏沈曰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

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

備嘗知之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  
十有三年

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  
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

蔡氏曰小人指微賤而言非謂憊小之人也



謹按小人之依乃稼穡也鰥寡天民之無告者也高之賢君必皆先知稼穡之艱難先恤四窮之無告其享國長久不亦宜哉真萬世人主之龜鑑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詩斯干

朱子曰半圭曰璋嗶嗶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寢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

稷

詩生民

朱子曰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通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輔氏慶源曰首章言其受孕之祥此章言其降生之異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詩既醉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朱子曰孝子主人之嗣也匱竭類善也

呂氏東萊曰君子既孝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

教列女傳

成王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

禽唐叔與遊目不悅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及為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元稹書

漢高祖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太驚曰吾求公避逃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



子上竟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史記

漢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今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漢書

賈誼上疏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翊之使與太子居

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能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漢書

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甲觀堂名畫堂名甲者甲地

元帝傳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



亂國家聖人慎防其端不以私恩害公義細目

成帝為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山陽王康有材藝

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丹時護太子家凡所謂材者敏而好

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其後中山哀王元帝少弟薨上悲

不自止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不仁而

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丹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

損切戒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臣罪當死上意乃解

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故事丹候上獨

寢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

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名號係於百姓天下莫不歸

心今道路流言太子有搖動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

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感寤因

謂丹曰吾病寢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

太子由是遂定

成帝為太子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

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

問其故以狀對上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

漢明帝作太子樂人以歌四章贊太子之德一曰日

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暉四曰海重潤古今



漢昭烈敕太子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通鑑

邢峙為博士授太子經厨人進食有菜曰邪蒿峙命

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食北史

唐太宗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逮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

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朝不諱更無所言矣然汝當更求古之哲王為師綱目

宋太宗久不豫召冠準問後事對曰知子莫如父復問之對曰壽王得人心上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為太子謁太廟還六宮登樓以觀百姓皆合手叩額相慶

曰少年天子也宋名臣錄 壽王名元侃改名恒

宋太宗大漸李太后與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昌齡等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曰宮



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令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上全

宋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韓魏公琦乞選立太子上曰後宮一二欲就館卿母后後誕育皆皇女琦一曰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三十年無嗣以議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以陛下之明何難於此哉太祖為天下長慮澤流至今惟陛下以太祖心為心仁宮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辭上乃召大臣又召學士為詔書英宗既為太子尚堅卧琦奏曰今

既為陛下子何所問哉上始就興寧宮會仁宗棄天下英宗即帝位上全

宋嘉祐五年六月知諫院司馬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十月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



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琦入對以光誨之疏進讀帝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

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以後許立為皇子賜名

曙宋紀○七年八月

七年九月朔進封皇子距鹿 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然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之嘆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



固辭章十餘上記實周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  
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  
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  
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  
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  
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  
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上全  
宋仁宗以王陶等為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為  
皇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  
意不通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

侍御僕從或有邪佞讒巧之人雖皇子資性端慤難  
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  
終無益也臣願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

遊講議道義上全

宋英宗疾革韓琦奏曰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額  
之琦之琦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太王為皇太  
子琦曰太王乃顛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上又批於  
後云太王顛王顛琦曰欲乞只今宣麻上額之時神



宗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  
官屬由是國本定矣宋名錄

宋紀云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草制帝憑几言  
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

宋真宗得疾自疑不起嘗卧宦官周懷政股與之謀  
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本宦官也出告冠準已而事洩  
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懷政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  
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冠  
準密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夜詣曹利用  
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其欲責  
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  
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貶準知相州朝  
士與親厚者皆斥之上全○十月詔自今軍國大事  
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



太子因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丁  
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  
言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  
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宋紀

程子上太皇太后元年書曰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  
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  
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  
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  
可必行勿徂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  
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  
虎賁以為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復惟在此  
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  
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朝夕承弼厥辟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



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  
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  
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  
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  
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  
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  
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  
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  
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sup>未</sup>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  
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

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  
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  
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  
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  
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克腹久自安  
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  
及乎稍長私意<sup>思</sup>慮<sup>作</sup>偏好生於衆口辯言鑠於外欲  
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  
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不須過慮此尤非至  
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



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况幼冲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朝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異也意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

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負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



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  
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  
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  
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  
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  
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  
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一作之  
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  
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  
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

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  
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  
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  
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通英迫狹講讀官  
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  
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人氣蒸  
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  
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檻垂簾簾前置御  
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  
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



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脩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閉甬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蘆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

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惑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脩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閑所也陛下擇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



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  
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  
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  
示學者覲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  
人至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  
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二程全書下章全○  
謹按此雖非世子時  
事宋帝既在冲羊故附錄焉

程子論經筵劄子曰昔者周公輔一作傅成王幼而習  
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  
與智長化與心成云云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

睿聖之資得之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輔養之  
道非謂吉詔以言過而後諫也枉枉涵養薰陶而已大  
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擇賢德之  
士以待勸講之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  
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  
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  
難積久自然通達為益豈不甚大又劄子曰三代之  
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之其德義  
保之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



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  
法復無聞焉臣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  
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  
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  
十五已上厚小心之人服用器翫皆須質朴一應華  
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  
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  
應以伺候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  
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朱子封事曰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

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喻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  
正而天下定矣此萬世之至言不可易之定論也至  
論所以教喻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  
之全一作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  
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徹其膳  
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本敢諫之鼓瞽詩史書  
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  
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  
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



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云云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

貽厥孫謨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殊鈔



明太祖元年立子標為皇太子○上以天下山川惟  
崇中險固令太子巡撫省觀風俗慰勞士民○太廟  
祝文若遣太子行禮則曰命長子某而不稱皇太子

○皇太子薨諡懿文

明史下并同

立皇孫允炆為皇太孫初上曰太子不幸而朕老矣  
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賢明仁厚英武似朕  
欲立為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陛下言是但  
崇晉二王於何地上大哭三吾慰解曰皇世孫世嫡  
若使正位儲極四海繫心上曰善立為皇太孫中外  
萬機時復裁決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時政尚



嚴毅而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愛戴未幾命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及古今孝悌忠臣文學才藝等事日以為常又以黃子澄侍東宮講讀命馮勝傅友德李景隆藍玉詹徽茹常任亨秦杜澤楚樟唐鐸楊靖皆兼東宮師傅等官又命議定諸王見東宮禮時諸王皆東宮叔父故有是議諸王向西向東則東宮南面諸王列于東西○皇太孫孝友出天懿贊拜王坐受相見禮畢叙坐文之喪欲服三年太祖不可而止然三年之內言不高聲笑不露齒不御酒肉三弟皆幼同食同宿

成祖二年帝以皇子高煦常從戰有功且類已寵愛之高煦謀奪嫡解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乃立子高熾為皇太子

五年皇長孫瞻基年九歲就學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侍講上曰朕嫡長孫年未一紀動必中規好學孜孜口誦萬言朕嘗試之以事裁決得中卿等沂道德之源開三王之典與我高皇帝勦業守成之道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涵養本源○九年立為皇太孫七月上巡行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惟文武官除拜四弟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悉啓皇太子處分仍



命蹇義揚士奇等輔導因曰朕嘗問今日詩何書對  
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君子之亂進小人之  
易進何也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  
又問小人之勢常勝何也對曰此係上好惡如明主  
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小人都不用乎曰  
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誡飭之不使有過可  
也朕喜其學問有進汝等盡心輔之上嘗采輯聖賢  
格言切於修齊治平之要者為書四卷名曰聖學心  
法賜皇太子○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為詩者其  
優劣何如對曰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愠之詩唐虞

之君其志尚矣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酬百王  
之句則所尚者伯力漢武秋風詞志氣已衰如隋煬  
帝陳后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也如殿下於玩經之  
餘觀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皆可觀非獨文詞不  
足為也太子曰高皇帝有詩案甚多何謂詩不足為  
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高皇帝聖學之大  
者在尚書註及諸書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  
也太子又曰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  
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皆所謂  
俗儒人主尤當致辨於此太子視朝之暇專意文事



因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美其學識純正士奇曰德秀  
所著大學衍義尤有所益太子即取閱其書大喜曰  
此為治之鑑戒遂命重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八  
年帝親征北虜使皇太子代行郊社宗廟之祀告以  
親征之意命皇長孫留守北京○十一年帝巡北京  
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皇太子監國之餘手不釋  
卷被服寬大類儒者嘗手書賜賚善徐善述曰似卿  
朴直百無一二卿毋慮犯鱗觸諱○十二年帝謂侍  
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陳俾知兵法且可悉  
將士之勞苦征戰之不易又命胡廣即軍中為太孫

講論經史○十八年秋召皇太子詣北京皇太子過  
鄒縣飢民採草實以為食甚悶然又入民舍視民男  
女皆衣百結窳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命  
中官賜鈔名鄉老問其疾苦責山東布政石執中曰  
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速發官粟賑之  
吾當上奏也

仁宗為燕世子太祖命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  
也對曰朝寒甚衛士方食俟其食既乃閱以故遲太  
祖喜曰孺子知恤下人又令閱奏䟽獨取言及民瘼  
者上之太祖喜曰兒生長宮中亦知民間疾苦嘗問



堯湯水旱百姓何所恃對曰聖人有恤民之政太祖

又喜

宣宗二年子析鎮生太叔三年立為皇太子生二歲

宣宗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乃陰取宮人子為己子長子生八日廷臣請立為太子廢皇后立

貴妃孫氏為皇后九年命百官朝太子於文華殿

英宗四年立皇長子見浚為皇太子年二歲

憲宗十一年立子祐樞為皇太子皇妃紀氏出也初

萬貴妃知其有娠百方苦楚胎竟不墮託疾出居誕

聖嗣至是年六歲立之憲宗召大監張敏拂髮照鏡

氏有子帝驚愕曰安在太監懷恩曰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帝大喜即幸西內遣使迎皇子紀妃抱皇子泣

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即兒父也擁至階下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泣下曰我子也

類我即命皇子出見廷臣

皇太子九歲出閣講學詔簡儒臣為東宮官時東宮

內監覃吉識太體通書史口授太子大學中庸論語

諸書及古政典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天下

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官者專權蠹國諸弊直言之太

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急授孝經端本正始有力

焉帝嘗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

上疾大漸召皇太子即位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

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



孝宗四年皇子厚照生五年立為皇太子○皇太子  
出閣講讀東官官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講  
讀詹事吳寬上疏曰東官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  
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  
數刻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居宿於外  
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况太子天下之本哉  
帝嘉納之○十八年上不豫執劉健手曰東宮今十  
五歲尚未選婚可急舉行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  
逸樂先生每勸他讀書輔他做好人  
武宗十四年上巡行徧觀中國武選郎中黃鞏獨疏

陳六事其略曰太子天下之本陛下春秋漸高前星  
未耀祖宗社稷托之無所而方且遠事觀遊此必危  
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而獨不能豫  
建親賢以承大業哉伏望即於宗室中遴選一人養  
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矣○  
武宗崩皇太后詔迎興王厚熜入即位興獻王長子  
世宗十六年正月皇子載堉生五月禮部請冊立東  
宮上曰少待之御史余光上言聖嗣誕生其本則在  
子早諭教請博選鴻儒充師保賓客之任部議皇儲  
當蒙養請以光言下吏部預訪人才俟冊立舉行報



可  
穆宗二年禮部尚書高儀言皇上篤生元嗣已踰六  
齡早宜誨諭以廣聰明給事中張鹵亦以為請上從  
之鹵復言皇子方在膚齡外庭講讀尚有所待惟內  
侍之臣所係尤重宜勅司禮監慎選左右日授書史  
陳說民情動作舉止必導以正他日親賢講學基命  
成德之助端在于此上是之御皇極殿冊皇子翊  
為皇太子頒詔天下覃恩赦罪○五年太學士李春  
芳言閣臣宜以時謁見東宮遂瞻仰之私東宮亦閑  
習禮儀養成儲德上詔文武羣臣及朝覲官謁見東

宮時給事中筮東光請肅朝儀舉朝笑以為迂○六  
年皇太子冠科道張國彥等疏陳輔導東宮十事曰  
慎選官僚曰久任輔導曰精擇近侍曰親近師友曰  
內崇孝敬曰外敦齒讓曰仁體天地曰儉法祖宗曰  
欽從正訓曰躬垂聖教三月皇太子出閣講書  
神宗十四年皇子常洛年五歲輔臣申時行等上疏  
請冊立太子曰國本係于元良宣宗立英宗為太子  
時年二歲憲宗立孝宗為太子時年六歲孝宗立武  
宗為太子尚未周歲蓋冢嗣升儲所以明震器之重  
冲年貽哲所以端蒙養之功今元子年已五歲岐嶷



夙成中外屬心宜早建儲位以固萬世之基上曰少  
俟二三年時皇第三子生其母鄭氏為貴妃應麟沈  
環上言貴妃誰賢所生為次子恭妃誕育元子理宜  
承桃上怒謫應麟及環諭曰疑朕廢長立幼妄自揣  
摩耳我朝自有成憲朕豈敢以私意壞公論耶○二  
十一年王錫爵請先行皇長子冠禮上曰朕既不老  
又無重疾少俟明春且無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欲  
并行出閣錫爵疏曰漢文元年其臣以子啓最長請  
建太子祖宗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為身之老  
疾乎只為人心有所維繫且皇長子於皇三子加長

四歲在皇長子則明年太遲在皇三子則明年太早  
請依國家典禮皇長子先行冠禮上曰待冊立後行  
冠禮○二十二年皇長子出閣講學○二十九年沈  
一貫請立東宮 帝已允行尋復諭改期一貫封還  
諭旨力爭乃立皇長子常洛為皇太子加冠

三十三年皇太孫由校生上喜得元孫尊皇太子所  
生母恭妃王氏為皇貴妃以聖母壽屆六袞上徽号  
赦天下葉向高等上表略曰螽斯麟趾式昭有道之  
長鶴禁龍樓載篤無疆之福慶源遠濬慈闈之花甲  
初周少海常澄奕世之銀璜未艾以上并明史



清康熙皇帝在太子位久對宮僚言世間寧有頭白

太子乎語泄坐廢自是不復豫建熱河日記

雍正初禮部主事陸生楠疏謂豫建詔切責以為不

豫建太子即我家法俾皇太子人人各務孝友恭儉

一聽天命絕兄弟猜疑讒慝之心上全

文華殿供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每日天子一至開講先行一拜三叩禮閣老及講

官分班入席略堂陛之嚴以便講官文華殿前有文淵閣明正統中

合宋元所儲凡四萬三千二百餘卷益清皇帝四庫全書○同上



哲命篇下

國朝禮

定宗朝

元年夏四月 太上王將幸金剛山 上請曰去  
年水旱民罹饑饉矧今孟夏農作方殷大駕所臨  
雖簡其扈從恐妨民事 太上王悅曰父為子言  
子為父言安有不慮而發乎乃止  
五月 上率百官進宴于 太上王太上王歡甚  
手解所御黃金帶以賜 上曰父沒子傳常也豈  
若父子親相授受以盡親愛之情乎 上頓首謝



宗室公卿迭起上壽竟夕乃罷

冬十月 太上王屢謂 上曰予之侍衛將士鎮日守直予庸慙焉盍撤之 上不得已命撤 太上王喜甚語左右曰王性純厚未嘗拂我心真孝子也

十一月 太上王至自新都 上率百官備儀仗迎 太上王子長湍渡頭奏樂獻壽於行幄 太上王命 上先行

二年五月 王世子獻壽于 上世子嬪亦獻壽于中宮義安公和等侍宴夜分乃罷

### 太宗朝

二年 上召金瞻曰壁上欲畫前代可法之事以資觀省瞻對曰周文王為世子問寢於王季漢高帝獻壽於太上皇周宣王后諫宜王晏起唐長孫皇后賀主明臣直皆可圖也 上即命圖壁上 四年召元子諭善薛儉及侍學侍直等曰今為元子多設僚屬者欲其薰陶漸染以成其德也國祚長短生民休戚實係焉其可不謹乎侍直皆功臣子弟也其父凡予已任用無疑其子弟元子他日亦將用之世世輔翼不亦美乎爾等交相戒飭毋



敢或怠

五年 上嘗問世子曰桀紂何以謂之獨夫世子對曰以失人心也 上曰桀紂為天下主而失人心一朝至為獨夫况予與爾若失人心必不能一朝居是位也其可忽乎

八年議政府請曰 殿下近日飲膳甚菲臣等不勝驚懼 上曰予於平日亦不嗜盛饌但一味而已性本如此非以衰毀而然也黃儼等在館 上以淡服乘素輦如客館慰儼儼喜請肉膳 上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今我淡服只為使

臣耳在宮中服衰經不可食肉儼再請 上固辭

十年 上率百官詣文昭殿行禫祭還宮議政府率百官請賀 上以餘哀未盡不許政府啓曰喪畢受朝禮之大者不可廢也竟不許命諸道勿進箋陳賀宗親政府功臣上壽 上傷 母后先逝與大臣言 母后祔廟之事泣下悲不自勝

世宗朝

太宗十八年太宗曰忠寧天性聰敏好學不倦雖盛寒極暑終夜讀書手不釋卷通達治體予欲以忠寧為世子羣臣賀曰臣等所謂擇賢亦指 忠寧



議既定即為世子

是年八月 上上壽于 上王孝寧大君補領敦

寧柳廷顯領議政韓尚敬右議政李原宗親駙馬

六代言侍宴 上跪進卓上壽 上王曰予之避

位欲貯福也今反益尊矣酒酣群臣舞 上王亦

舞曰付托不得人雖欲忘憂得乎主上真守文太

平之主也尚敬等曰實因 聖上知子知臣之明

一國臣民祝壽萬年永觀太平極歡乃罷

上移御昌德宮 上王在壽康宮 上每日從宮

中道往朝 上王問起居從容盡日乃還一切事

務皆稟焉

二年政府六曹合辭啓曰 殿下侍 大妃疾近

五十日憂思勞苦之餘遭此大故哀慟輟膳被髮

寢苦何不思 上王之憂念而徑情至此伏望勉

從臣等之請少抑哀情時方暑濕 上去床伏苦

日夜痛哭左右密以油紙藉其下 上知之命撤

去

三年初 上封世子謂代言等曰人生八歲入學

古制也今世子年八歲須於今歲擇日入學至是

世子備儀衛率寮屬至成均館以儒服入大成殿



酌獻畢遂行束修禮于博士升堂受小學而還  
四年春二月 太上王疾篤移御新宮 上徒步  
以從 上自侍疾以來藥餌飲膳皆親自奉進通  
宵侍側未嘗解衣交睫羣臣皆以為憂  
夏五月大臣以靈雨太甚請進酒不許責承政院  
曰居喪飲酒非禮也汝等何敢將非禮之言以啓  
乎金益精曰 殿下自 太上疾劇以後不進膳  
今已二十餘日臣等罔知所為不計是非敢煩天  
聽

五年 上憂早輟膳以鹽湯代服藥之酒領議政

柳廷顯等請曰 殿下 父王之喪極哀盡誠積  
憂成疾今至輒調藥之酒其於宗社生民何因垂  
淚 上曰勿復言也予以否德君臨民上旱乾之  
灾其譴在予豈可為一身飲酒

御經筵講通鑑綱目撤卷謂尹淮曰真西山云通  
鑑綱目卷帙多人主未易盡覽予讀此書今已三  
年矣 上自在潛邸好學不倦嘗有微恙猶且讀  
書不已 太宗使小宦盡取書帙唯歐蘇手簡在  
例乃取盡閱及即位手不釋卷雖在進膳時必開  
卷置諸左右或至宵分疊疊不厭嘗謂侍臣曰予



在宮中無斂手閒坐之時又曰予於書史過眼則  
不忘其聰明好學天性然也 上每日四夜求衣  
平明受朝次視事次輪對次經筵盛暑極寒未嘗  
少懈勵精圖治如一敦睦九族友愛二兄人無間  
言東北賓服境內晏然時稱海東堯舜云  
七年 上命左弼善鄭麟趾右文學崔萬里更番  
入侍世子講論或陳古今嘉言善政或說民間之  
事至夕乃罷日以為常嘗召書筵官曰世子常在  
宮中不曾出外恐違節宣近日命隨朝衙予時幸  
郊外亦不與偕行恐其為戲玩所移也

二十七年 上謂鄭麟趾曰凡欲為治必觀前代  
治亂之跡自周以降代各有史然編簡浩穰未易  
遍考太抵人之於學博覽為難况於人君幾政之  
暇其能博觀乎卿其考閱史籍其善惡之可為勸  
懲者撰次成書以為後世子孫之永鑒吾東方興  
廢存亡並令編次於是聚文學之士數十人于集  
賢殿分科責成命世子監之書言成賜名曰治平要  
覽

### 文宗朝

正統乙丑 世宗以疾不能視事乃命世子參決



庶務性至孝庶務叢劇而嘗藥視膳必身親之夜  
分侍側不命之退不敢退常於後苑手栽櫻桃候  
節以進世宗必嘗之曰外間所進何似世子乎  
種凡羣臣啓事皆曰當白至尊不自可否景泰元  
年庚午二月世宗薨卽位于柩前悲泣不自勝  
衫袖為之盡濕居廬水漿不入口哀毀瘠立時病  
疽新愈瘡口未合大臣請退居溫室調保不許於  
輝德殿几筵之奉雖隆寒盛暑未嘗暫廢每朔望  
節祭悲泣汎瀾左右莫能仰視皆感其孝誠

### 世祖朝

元年夏書筵官以蠶室設於東宮會講日地隘不  
便請移之上曰蠶桑重事故置諸近地且禮有  
夫人蠶繅之文本欲中宮與世子嬪親見女功也  
二年十二月司諫院上疏曰竊見我世子光踐承  
華禮成嘉聘春秋亦少長矣宜日近保傅與之遊  
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然後習與智長化與心成  
而中道若性也今宮僚一日一接讀訖遂退豈嘗  
從容啓迪陳設是非使優遊自得哉一傳衆咻求  
其齊而不可得願自今賓客逐日進讀朝晝夕講



臺諫入侍師傅會講而凡諸宮僚遴選端良敦重之士久於其職勿輒遷易庶幾元良德美日益成就國本永固萬世無疆之休也 上嘉其言命書舊例以入

是年是月命王世子行入學禮謁先聖退詣博士行束脩講經

六年五月 上謂戶曹參判李克堪曰卿世子之師今世子書法過於予又曉解文理予甚嘉悅大抵為學之道與其竟日誦一紙耗損志氣莫若涉獵專書以增辭氣卿其務令多讀以資博洽慎勿

令勤勞讀書志氣衰耗而終為腐儒

七年 上導世子身教之外輒以言開發其知嘗曰人主之道愛民節儉為本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凡目前所見之物莫非民膏雖小物必尋其源以除民弊則其本固矣又曰人主切不可逸亦不可多事多事則忽忽劬勞不能剴理惟本性定然後處處事事安然不動雖勞四體亦不勞矣此汝之終身所行者也又曰以心役氣無以氣役心所謂莊敬日彊安肆日偷者是也且以政事言之兵刑乃其大者汝於兵近觀閱習庶幾知之而至



於刑則汝未必知之刑者死生所關不可不慎  
冬十一月 上謂世子曰德源君曙之第不新構  
而買之所以除弊也令戶曹請買六十餘間大屋  
此非予本意也昔 世宗朝大君諸君之家皆有  
定制今若買大屋則後世鍾愛庶子者必援此而  
增益之終至於百餘間故令戶曹改擇以啓汝生  
於宮中長於婦人之手豈知細民之事大抵教世  
子備嘗世法為上身常勞苦為中循途守轍為下  
也

十二月 上召書筵官尹弼商李克基等謂曰人

君以天下奉一己故奢侈易而崇儉難古人以服  
澣衣為人君美德所以著崇儉之難也不知者曰  
田舍翁得此過矣以金銀珠玉華飾嬖妾肆其寵  
樂或與之荒湛于酒而不知民生之疾苦以至敗  
亾此乃醉生夢死耳何足道哉予本不好色欲飲  
酒則與諸將相飲絕不與宮妾飲且予有昭容一  
人少女有罪則或囚之誰敢與予言哉大抵賞罰  
不可少弛昔韓昭侯藏弊袴以待有功溫公書諸  
史策夫弊袴之藏市井尚且不為而溫公書之者  
所以重賞罰也須賞當其功罰當其罪方可須以



予此言教誨世子俾勿忘焉

八年冬十月 上御勤政殿行朝參王世子侍

上謂世子曰汝所服木綿衣甚薄陋然耕種耘耔採花織絲勤苦以成莫若此衣汝當見衣則思女工之不易見食則思農夫之孔艱儉以自奉固或不勤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且大臣國家所賴以存亡者不可不重古人有曰敬大臣况今大臣皆吾故舊乃汝父執左不可不敬也

十二月 上御思政殿決囚謂世子曰刑獄至重人命所關人主所當軫念者若官吏不察情實捏

合成獄曰此人可殺而人主漫不之察亦曰可殺於君父之道何如也人主每遇獄事當求其可生之道 世宗嘗謂文宗曰刑獄雖笞罪不可容易處決予未嘗敢忘汝其體此意也

九年春正月命世子遵文宗世子時故事入參朝啓

二月 上謂領議政申叔舟等曰世子年長在宮中其所與皆婦寺之徒而起居之甚罕行步之不一習何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體之束周公有言先知稼穡之艱難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



乎予於廳北構一室使世子出居於此常與士人居俾知外事叔舟等稱善

八月教政院曰王世子儀物事關名分所當詳辨予入中朝見皇太子儀仗反不如親王蓋親王已成君而太子未成君也本朝文宗為世子時儀物稍多然世宗欲使之攝位特命加之耳非常禮也

七月上御思政殿王世子侍焉召河東府院君鄭麟趾等入侍語之曰卿以為國之道教世子於是世子避席而聽麟趾曰修齊治平之道布在方

策然其要惟知為君之難而已上曰何謂也麟

趾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豈不難哉

冬十月上御丕顯閣王世子侍焉召成均生員楊守泗等十人講經書使世子執冊曰古人云惟教學半講問於人大有益焉汝其問之

十一年春正月上謂筵臣曰予欲使世子詣成均與諸生齒讓何如丘從直曰古有是禮鄭自英曰古今異宜不可行也上曰世子生長深宮稼穡艱難亦未嘗知養之餘驕侈易生今茲齒讓之禮一以抑驕侈之心一以敦孝悌之義而自英



以為不可是欲以驕侈導世子也其可乎遂命禮曹以親祀文宣王頒周易口訣世子齒列取士開宴之意移文諸道知會

上嘗動駕王世子下馬立路傍侍衛宣傳官權似等皆下馬趨過之上即命下禁府教曰雲劍宣傳官等見世子皆下馬而過此前無聞後無見之事也夫天下人倫親與義而已親則愛義則敬親而無義則禽獸義而無親則胡越是故敬義立而人道固敬義廢而人道毀人道毀則無君臣無五倫此不早修禮義任情行私之極致古今天下日

月昭畧焉有出乎此者若曰何得不敬則宗宰將相皆汝高秩何不遍禮於大臣若曰將君我則是將心也將心古人何以論之

三月 上與王世子幸學謁聖如儀退御明倫堂頒親定周易口訣命王世子齒列于諸生遂大饗諸生橫經問難遠方儒生雲集凡三千餘人命設文武科重試以申叔舟為讀券官取文科初重試上作泮宮易齋詩五章曰予本不慣於詩而熟聞詩言志也志者心之所之之者發之所歸歸之所者既形則發之原者可知所貴乎詩者吟咏自得



於優游之際韻協於口義融於心德就於身功成  
於國無非詩之教故著泮宮易齋一篇五章會雨  
大作不克成禮而還

十二月<sup>併</sup>春正月命王世子臨決庶事時上不豫  
慮國事多淹滯命承政院非關稟旨常行公事使  
申叔舟韓明澮等議于世子施行

秋七月上謂弼善鄭孝常曰昔在世宗朝  
文宗為世子書筵官崔萬理朴重林等見世子小  
失必極諫之今未聞然諂之甚也且如世子或事  
弓矢何不曰文武雖不可偏廢未若偃武而修文

也乎仍顧世子曰儒者不可不敬予與儒者談論  
時以為迂者蓋戲之耳汝勿信聽此言儒有君子  
儒有小人儒君子儒尊重禮接猶恐或忽况慢之  
乎

十三年六月上謂世子曰為國之道必內外相  
資然後乃致治平內虛外實不可也外虛內實亦  
不可也曩者李施愛之亂一道靡然若非龜城則  
焉有今日是故宗室親戚分布內外列于朝廷則  
國家維持之術也

秋七月命王世子參決庶務時上有疾弗豫召



蓬原君鄭昌孫等入內諭以世子參決之意仍教  
曰予以不次猥受丕基無才無德變古政尚多軍  
籍戶牌徒居大典等事一時並舉至於北征西征  
兵師不絕是皆小民之怨咨也民心不靜天心何  
安近日欲傳位者予病今五六載上則廢祭祀下  
則未習陣國事陵夷既久今又得重疾自知難瘳  
軀前卽位哭泣之間吉凶相雜甚不可也且予禪  
讓之後得瘳此疾則雖一日得享優游之樂故予  
心決定必欲行之卿等據大義固請故不獲已乃  
止今更患之慚愧無地自今以後卿等分四番詣

闕與世子議定庶事於是命鄭麟趾具致寬洪允  
成金礦為一番鄭昌孫沈澮曹錫文金國光為二  
番申叔舟朴元亨洪連孫盧患慎為三番韓明澮  
崔恒康純為四番

### 睿宗朝

天順丁丑 睿宗為王世子游心墳典令侍學者  
日三進講初寒盛暑未嘗或輟丙戌齒學升降揖  
遜皆中規度觀者莫不相慶

### 中宗朝

十二月夏四月 上手書戒箴賜元子時元子甫



三歲氣質沉重言不輕發儼然成人保母侍兒  
不敢弄語 上令弘文館撰進教養之方以 慎  
妃在河城君鄭顯祖第命元子出寓使養于閭閻  
知民間之疾苦且觀士大夫風習至是入見 上  
以所習千字文問之元子應誦不錯一字 上益  
竒之書賜戒箴曰早起暮寢勤學不倦尊師樂道  
好善務仁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狎羣小勿喜雜戲立志  
高遠堅如金石忠君孝親友愛兄弟日以問安時  
以視膳務去邪辟勿崇異端勿蔽私慾以存善心勿

聽婦言恐懼終始

閏月命以童蒙須知教元子先是慶尚觀察使金  
安國以朱子童蒙須知鋟梓於山陰縣凡童幼之  
事自飲食衣服至凡百日用靡所不具筵臣以為  
言 上命元子先講童蒙須知曰小學非特童穉  
可學乃終身之學也

十四年秋七月以李長坤趙光祖李耘耘為元子輔  
養官 上御息政殿召見輔養官元子便服侍坐  
拱手對案巍然如成人 上命讀小學元子讀之  
聲音清亮分析其旨已通大義 上憑案俯聽喜



形於色光祖曰聞元子聲音甚仁厚誠國家大福也古之明王教太子必以仁厚為主今因其天質而教導尤易為力然不須急迫要使從容浸漸成就其德性也

二十二年十二月教曰人君深居九重不知稼穡之艱難故自 祖宗朝有內農作皆象豳風七月圖自甲戌至今廢之將至十五年令欲使世子豫知其令該司從簡修之

二十九年八月 上謁聖子文廟仍行大射禮宴宴畢張侯 上發來矢三獲世子繼射衆官以次

射畢獲者賜表裏不獲者立飲解明日饋儒生于闕庭賜酒樂一等大司成尹安仁進正心箴賜表裏一襲又賜儒生米二百石

三十九年冬十月 上教曰世子學問高明通鑒綱目一百五十餘卷今已畢讀是予十年所講者也儲副賢良朝廷共知予欲傳位退間養病若使世子早習國事則豈不美哉仍賜書筵官宴于明政殿庭珍膳交錯歌鼓喧轟 三殿御後苑臨觀時人稱為太平盛事

仁宗朝



仁宗中宗元子生有異質三歲讀書已通字義不事  
游嬉動作有度人以為生知在東宮二十五年孜  
孜問學踐履篤實每日昧爽問寢視膳退御三時  
書筵朝以經晝夕以史或有故不御書筵則常自  
不憚於心至夜浚披覽近思錄自警編大學衍義  
等書翌日雞鳴又讀書筵所講書平居終日端坐  
未嘗跛倚雖祁寒盛暑亦然沉静淵默戲褻之言  
未嘗出於口 中廟嘉 上德器之天成博選名  
儒為賓僚使輔翼成就賓僚每講退相慶曰堯舜  
復作於東方也然 上不欲安於小成凡有懿行

不喜人知如有稱譽之言輒有不悅之色雖尋常  
翰墨亦未嘗示人一日以手札賜宮僚薑曰不輟  
薑食為其通神明去穢惡也諸君子動慕夫子雖  
飲食之未必有所取法焉故以是送之宮僚相傳  
為寶玩

元年二月葬 中宗大王于禧陵時 上哀毀踰  
節羸瘁已極羣臣仰瞻天顏已非復昔時而猶欲  
隨詣山陵親奉玄宮大臣率百官力請止之 大  
妃又縷縷勸止

五月 上移御于景福宮為迎詔使也至宮見



中廟平日所御曰此先王之所嘗坐卧也此先王之所嘗憑依也仍嗚咽不自勝左右莫敢仰視及冊封賜諡詔使張承憲至上迎詔使極其誠禮未嘗少懈詔使等嘖嘖稱歎動必曰賢君也

### 明宗朝

元年秋七月上行召對侍講官沈通源奏曰館藏書籍中有訓辭一書卽世祖戒睿宗之書也此殿下家法願置左右以時省覽焉上可之

### 仁祖朝

二十三年九月冊鳳林大君為世子世子仁孝豁達自在潛邸國人延頸至是正位貳極中外大悅王世子上疏辭上降手批以答之曰予志先定詢謀僉同惟汝之賢爾毋固辭敬守道心後上從容謂世子曰向者答爾之疏有曰敬守道心此上古相傳之心法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十六字修身治國之大要不外乎是爾其講究精一之理力行執中之道世子起而拜命



二十四年三月以金尚憲為左議政尚憲上劄講  
博選方正篤學之士不拘科目別立官號以輔儲  
君 上令廟堂覆奏廟堂請倣宋朝故事通政以  
上稱贊善通訓以下稱翊善參下官稱諮議從之  
二十六年冬十月命召贊善金集翊善宋時烈諮  
議權諛並來駟上來

二十七年三月王世子以弼善沈大亨卽舊時師  
傅也令侍講院議其禮貌於該曹該曹言導師之  
道雖重今既為宮官則不可異其禮貌也王世子  
如其言

### 孝宗朝

孝宗五歲受書不勸而勤及就外傅允璣衡律呂晷  
三百之類曉解如破竹承事兩殿愛敬備至 兩  
殿每稱吾家孝子 仁烈王后之喪居堊室執喪  
盡制其在瀋館遇事之至難處方便應接動中機  
宜有善相人見 上歎曰真王者也  
侍講院又請仁祖二十七年十月王世子於卒哭前開書筵  
上命大臣議政敦寧府事金尚憲議曰梓宮在殯  
一邊開講情禮未安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世子冲  
年尤當以孝悌為先 上曰經者萬世之常予惡



夫末世之純用權道也遂命依尚憲議施行

二年八月 上承儲之初受 仁祖精一之訓期以

身實體行之齋曰敬義閣曰養心命卿宰大書當  
惜分陰對越上帝揭之壁上又命儒臣書夙興夜  
寐箴聖學十圖作屏列之座隅朝夕寓目以涵養  
游泳

四年二月 上命世子觀後苑水田種禾耘獲亦如  
之俾知稼穡艱難每誦聶夷中詩曰田家勤苦宛  
在目前也

八年九月命 王世子与贊善行揖禮先是 世子

欲行揖禮於贊善因禮官覆難而止至是又下令  
禮曹欲稟 上故有是命

### 顯宗朝

顯宗生有異質自二歲三歲言動有法度甲申東還  
謁 仁祖應對如成人問堯舜桀紂事 上以所  
讀史略之語證其聖暴甚詳 仁祖大奇之己丑  
冊為王世孫辛卯進封王世子聰明絕倫凡有見  
聞輒不忘嘗讀孟子 孝宗命誦之盡一篇無一  
字錯自幼及長不離親側其有不節則日夜扶持  
雖命之退不敢退至是擗踊之節顏色之戚羣下



不忍仰視

六年九月輔養官宋浚吉乞暇還鄉 上召命元子出見元子唐髻玉簪藍袍紅帶墨靴北向再拜端拱危坐眉目清朗神氣秀發一筵諸臣莫不聳瞻浚吉曰元子禮揖拜跪無不中度若非天姿之美何以如此願勉令講學開益其性 上曰當講何書浚吉曰講孝經兼講字書可也

八年春正月冊元子為王世子 上具冕服御仁政殿王世子依七章冠空頂幘赤襪赤舄行禮英姿德容儼若成人進退周旋咸中節度蓋時年甫

七歲滿庭臣僚莫不咨嗟延頸越三日 上受賀  
頒教大赦

### 肅宗朝

肅宗五歲時 明聖王后有產病不能進食 上必跪進粥飲憂形于色后曰汝勸何可不從為之強進所養雀雛死令母棄而瘞之內局取牛酪其犢多悲鳴 上聞而憐之不進酪愛親之誠及物之仁自幼已如此下未冊封為王世子己酉正月隨駕謁大廟八月行入學禮禮容莊肅講音弘亮圜庭而觀者莫不欣悅



十六年閏月上親製千字序文下春坊春坊請  
刊出并卷待東宮開筵以此文進講許之其文曰  
予惟千字二書即梁朝周興嗣之所撰也昔武帝  
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鍾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  
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今興嗣韻之興嗣編綴於  
一日之內鬢髮為之盡白可見用力之勤而其所  
以排比者亦可謂精且切矣仍又思惟春坊方講  
習是書而性既聽朗心智日長加意學問政在匪  
遠每當誦讀之際不惟只識字訓而已必須反覆  
紬繹觸類而長之如讀孝當竭力之句則思文王

之日三朝而必也愉愉怡怡洞洞屬屬讀尺璧寸  
陰之句則如舜投珠璧禹惜寸陰而必也賤寶貴  
德學如不及讀刻念作聖之句則念聖狂之判在  
乎利欲而必也遏爾人欲擴爾天理讀知過必改  
之句則體羲易之風雷益而必也遷善如風之速  
改過如雷之猛讀務茲稼穡之句則知盤中粒米  
皆出辛苦而必也尚儉節用為國惜福日夕孜孜  
體驗于身則未必不為開發成就一助云爾  
二十年春正月上又親製儆戒十箴以賜世子  
其法三朝箴曰於乎百行非孝不立天經地義萬



古不易惟孝為大文王是則日三問寢洞洞屬屬  
其親賢士箴曰紛華波蕩此心難持是以涵養賢  
士必資前後宮僚左右賓師規違朝夕非法不為  
其勤講學箴曰嗟哉為學貴乎明理章句則未記  
誦餘事予訓汝體孜孜典墳勤怠之判治亂之分  
其謹幽獨箴曰幽獨得肆此心易放莫謂無知明  
明在上克念克敬必擴充之屋漏在邇須以為師  
其戒逸豫箴曰今來古往鴆毒宴安元聖懇懇七  
更其端念茲在茲所其無逸罔敢或懈兢兢業業  
其納忠言箴曰藥不瞑眩厥疾奚瘳勿謂逆心而

必反求求之如何必有其道惟將太甲反覆戒告  
其聖讒說箴曰讒人為禍何莫不然君臣際遇則  
尤怕焉聖讒遠佞詎有他途終始誠意務盡交孚  
其慎喜怒箴曰七情之中曰怒曰喜中之則難發  
之易此病不除更做甚事中之如何必也當理其  
崇儉約箴曰愛邦興邦由奢由儉夷考前牒符契  
若驗大警厥心懋乃儉德為國惜福為民作式其  
明賞罰箴曰以勸以懲惟賞惟罰用是昔人迺慎  
迺必欲明二者宜戒偏著大公照臨人心可服  
二十九年秋七月禮曹以 仁顯王后再暮後王



世子卽吉節目磨鍊以啓傳曰噫父母之喪二十  
七月而除乃古今不易之制無貴賤一也今此卽  
吉之文雖非禮官之臆斷予以為未安也內喪在  
先則十五日而禫禫後變除已是壓屈之意何必  
再暮纔過遽用純吉自同平常哉此實非人情之  
所安而世子之心亦復如何予意以為仍持心制  
至十月而卽吉庶不悖於禮經而可無憾於人情  
矣

四十三年八月王世子聽政辰時出坐時敏堂受  
百官朝參先是禮曹上聽政儀節一處所以時敏

堂為之朝參及引接等事皆行於此堂一聽政時  
坐向依歷代及本朝前例西向一初聽政時朝參  
一次為之常參無事時間間為之羣臣拜禮依  
世宗朝所定宗親及文武羣臣一品以下再拜庭  
下世子不答惟宗室伯叔及師傅先陞堂再拜世  
子答拜又以禮官所稟大臣事體自別與師傅一  
體先陞堂再拜賓客朝賀時拜庭下書筵時則依  
舊例行之一祭享依世宗朝所定宗廟山陵世  
子皆代行又以禮官所稟行祭時凡事一依親祭  
例而祝文則依攝行儀以謹遺書之一每五日賓



廳日次大臣備局諸臣入對於時敏堂該房承旨  
隨參書筵外聽政日引見承旨亦進參承旨進參  
時翰注各一員隨入春坊官並兼春秋聽政日當  
通人亦入侍記事一政務依 世宗朝用人用兵  
刑人親斷其餘庶務皆取世子裁決之例舉行凡  
上章三司劄啓藩臣狀聞各司啓辭皆上于東宮  
而其中事係重大有難自決者稟裁 上前又以  
禮曹所稟一疏啓所論諸條中有用人用兵刑人  
等事拈出別為書入而凡內外官遞罷並為入啓  
兩銓除拜大小官遞改禁府刑曹大辟處決及兵

曹京外軍兵上番習操歲抄宿衛遞代軍號省記  
官都城門開閉等事並為入啓一出納教令依  
世宗朝例自聽政日世子命令承政院主之侍講  
院曾所舉行者本院舉行下教稱下令傳旨稱徽  
旨啓依允改以達依準啓辭稱達辭狀啓稱狀達  
啓本稱申本啓目稱申目上疏稱上書百拜改以  
再拜凡文書入達舉行之事政院每月朔望抄錄  
啓聞年例應行之事一併書入有煩睿覽此則安  
徐一朝賀等儀註令禮曹憑據 世宗朝所定參  
酌古今作為新式儀仗及宿衛軍士兵言憑據



世宗朝所定比常時加數

### 景宗朝

上 肅宗元子德性仁厚孝友九篤甫十歲題饑民救活書曰嗚呼蒼生以食為天凶年慘酷餓莩滿街惟我 聖上思之焦悶急求燕穀民賴以生嗟我億兆本業耕織使吾東方夜無閉門嘗著君子小人相反論其辨公私利欲之分甚嚴也丁酉承命代理每事必稟而行示不敢專至是禮曹進嗣位節目 上號慟不許及大臣三司屢請然後乃即位凡諸政令一視代理時

### 英宗朝

英宗自幼動靜云為儼如長者每進見于 肅廟跪必危坐不命之退不退事 仁顯王后至孝嘗取苑中百花手自釀酒進于 后后極加讚賞時上春秋纔五歲也

三十一年春正月 上語諸臣曰元孫今纔四歲體貌氣象大異三四歲兒天將祚宋而然歟命內侍引元孫至拜跪侍坐岿巖異常人 上命讀書寫字元孫誦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文又大書父母二字 上喜曰以元孫示諸臣亦為國之意也



須善輔導

三十三年冬十月賜虎皮於元孫師傅南有容  
上召元孫欲試其對語指有容問曰誰也對曰南  
有容也 上喜曰汝於六歲已知君前臣名之禮  
也仍命誦童蒙先習誦之不錯一字 上曰讀聲  
鏗鏘如金石也謂有容曰元孫德性漸長進此宗  
社之章而卿之力也遂賜虎皮曰今茲之賜非為  
卿也為宗社也仍感涕

三十五年閏月冊元孫為王世孫先是定號元孫  
之後 上稟于東朝告于 真殿已封為世孫至

是遂舉冊禮書賜十有六言教曰昔周武王以冕  
服受丹書于師尚父今予此論亦授丹書之意也  
及行禮周旋進退雍容中節 上喜甚謂諸臣曰  
雖老成之人亦不如也外人必謂予教訓而如此  
然予實未嘗教訓此嬪宮善為教導之致也明日  
又語相臣曰予欲使世孫侍坐於法講及賓對俾  
知為君之難也

三十六年春正月 上行晝講王世孫侍焉 上  
命王孫孫講小學書題英音自中節奏一筵聳聽  
上喜甚問灑掃之義對曰掃而先灑恐塵汙長者



也 上曰塵汗長者則何如也對曰為不敬故也  
上稱善仍教曰教以灑掃欲其幼習勞長而無肆  
逸之患也帝王家九易縱佚宜惕然知戒哉  
三十七年春正月 上幸昌德宮命王世孫隨駕  
至雲從街駐輦使觀光士民咸覩世孫乃展拜璿  
源殿歷臨徽寧殿還宮至建明門外 上命回輦  
教曰予欲見世孫乘輜之儀容史官徃傳此意於  
世孫使之乘輜史官還奏世孫之言曰御輦相望  
未敢乘輜也 上曰教以義方可也即回輦至崇  
賢門外下輦命世孫入侍 上問今日觀光者衆

矣其期望於汝何事也對曰望臣之為善也 上  
曰何如可以為善對曰讀古人書行古人事斯可  
以為善矣 上曰汝已讀小大學論語其為善易  
乎難乎對曰易也 上問論善徐志修翊善朴聖  
源等曰以為易者何如也皆對曰以為易然後方  
能勇進若以為高遠難行則必無將進之望 上  
大喜教曰白首暮年七旬隔一與世孫偕來誠是  
料外豈可無志喜之道乎仍命諭善錫馬左右翊  
善加資贊讀以下施賞有差特設諭善堂上窠以  
朴聖源單付



上御景賢堂晝講命世孫入侍講書院官隨焉  
上命世孫讀所受論語讀畢上擊節歎曰美哉  
聲乎可謂師擊之始洋洋乎盈耳哉仍問天蓋高  
矣堯何以則之乎世孫對曰造道之極與天合德  
也上動容稱善又問九人而已有婦人焉者何  
也對曰九人及婦人蓋為十亂與共成武王之治  
也上曰才難是才勝德之才乎對曰才難之才  
并言德也才勝之才專言才也上曰以舜聖德  
何只有臣五人乎對曰舉其最賢者言之上曰  
汝欲得賢乎對曰願得之也上曰賢者在汝左

右常勸汝毋怠毋荒則得不苦乎對曰賢者勸我  
為賢所以益於我也上曰舜武可及乎對曰力  
行則可至也上歎曰今聽世孫講說可謂刮目  
相對吾國其庶幾乎筵臣皆對曰宗社無疆之福  
也

三月命王世孫行入學禮初上以五禮儀入學  
儀太疎略命大司成徐命膺改撰儀節禮成後藏  
于太學以為來式

九月上命王世孫謁太廟還宮命入侍教曰精  
一執中我朝家法汝當體行者即不偏不倚無過



不及之謂也世孫對曰謹識之

三十八年三月 上與王世孫會講于景賢堂

上問世孫曰既云明明德新民又何以云止於至善對曰明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然後乃成也

上稱善又問能盡其性然後為億兆之君師則漢唐以後何為以不能盡其性者為之君耶對曰世無能盡其性者君位不可曠故天亦無奈何而命之矣又問何以則踐孔聖之道乎對曰克己則可以踐也 上曰讀鄉黨篇可以能乎對曰正心修身然後可以能也 上復問八年始教之讓何也

對曰讓者禮之端故也 上大悅曰汝之今日所對史官在傍記之萬一他日所行與今日所言判若二焉豈不凜然乎汝於寤寐之間慎毋忘今日也仍親製小識命列錄入侍諸臣姓名鍍梓印粧進獻頒賜又藏于史閣扁于講書院講罷 上語筵臣曰今日世孫所對文義出人意表雖老師宿儒亦不如也仍命世孫會以四孟朔行之令禮曹撰儀註以進

三十九年春正月 上行晝講王世孫侍焉 上問王世孫曰夏尚忠殷尚質周何以尚文乎對曰



文質彬彬然後為君子周監於二代故尚文也  
上曰文質何不言忠乎對曰忠在文質中矣 上  
曰漢之文武孰賢對曰文帝賢矣 上曰漢南無  
王庭武帝獨非豪傑之主乎對曰戎狄雖堯舜亦  
難服窮兵黷武未知可也

二月 上揭御真二幀於景賢堂東壁命王世孫  
及諸臣仰瞻先是癸丑摸寫御真之後每十年一  
改摸而甲子三本奉安泰寧殿萬寧殿毓祥宮丁  
丑二本奉安于毓祥宮藏譜閣至是又寫一本而  
以在入耆社後畫几杖於左右 上問王世孫曰

左几右杖之義知之乎對曰几置於左者為其便  
於憑倚也杖置於右者為其宜於扶持也 上稱  
善又問三無私之義對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  
月無私照也又問何以則人之亦如天地日月也  
對曰克己復禮防閑邪心則私不足憂也諸臣頓  
首起伏曰 殿下以心法傳之臣等竊為之欽歎  
也

六月 上親製戒東宮文召春坊官諭之曰於予  
雖無可學之事若其為民與為世臣之心則至矣  
其以此傳于世孫仍以陳戒而上下酬酢以文字



錄奏及春坊官錄奏 上嘉世孫問答精切遂製  
下君鑒一篇又親書將此君鑒賞爾穎悟八字并  
之君鑒卷首命往傳于王世孫

九月 上每行講筵次對必令世孫侍坐講論文  
義嘗問世孫曰賢未易知耶亦難辨惟諛佞可以  
易知然外似鯁直內售讒間者尤難辨也於此何  
以處之乎對曰若欲辨此惟自明其知而已 上  
曰然鑑明故能照物也又問大學一部用力何先  
對曰當以明明德為先而明明德又當以格物致  
知為先也又問大學宗旨對曰一敬字也 上輒

稱善至是 上召對講宋鑑命世孫入侍親書七  
十講史因文興慨特召爾面飭嗚呼元祐紹聖可  
謂鑑戒爾將今日之教銘心不忘三十三字以賜  
世孫因嗚咽下教曰今講宋鑑宋朝規模與我國  
髣髴而英宗自藩邸入承大統又與予相似方英  
宗之入也謂舍人云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則吾當  
復歸于此矣予之承儲亦誦此語竟以 皇兄無  
嗣予遂繼序三十餘年苦心惟在調劑朝廷曾以  
此屢言於汝而宋之神宗亦可謂英主然其時馬  
范程邵諸人皆不能用獨用王安石行青苗法若



非宣仁太后幾至於亡國其後哲宗復用惠卿輩一番人宋祚遂衰予恐今日之世亦當有熙豐之黨旁伺者汝必固守之可也仍顧挾侍中官曰此輩可畏膚受之讒皆由於此也予非以汝擬之於哲宗昔者禹之戒舜以丹朱為言臣之告君尚如此况予之於汝乎仍教宮僚曰熙豐黨伺隙之說切中時弊須於講筵推演陳之可也

四十年二月 上率王世孫歷臨玉署宣饌書賜雲從一堂世孫侍傍特賜魚物仍命勿謝四句顧世孫曰於予稽古者玉堂也於汝稽古者春坊也

汝亦歷入春坊講論文義也

三月命童蒙教官率童蒙入侍王世孫質問文義上曰程子請以大夫士之俊秀者與太子同遊此是今世行不得者然予之為此略倣此意也仍賜童蒙賞有差

五月 上親製祖訓以受王世孫曰書中勸學章最是得意作是必 陟降為世孫起 而作此文也嘗因文義以天體問于世孫對曰天體日夜周行于地體之外如雞子之白包黃也 上曰天日夜周行無暫停息人君亦當法天也又嘗問堯與



舜孰賢對曰豈敢論聖人等品乎 上曰以中庸言之何地位乎對曰無聲無臭地位也

八月 上將謁明陵世孫力請祇迎于郊外 上嘉其誠而許之及回鑾 上入世孫幕次執世孫手喜動天顏親書四言四句命卽席賡進又命隨駕諸臣賡進蓋志喜也

四十一年春正月大臣禮堂以聖壽望八請設安陳賀 上不許王世孫手寫上疏以進 上手書答曰省爾懇諒爾情爾夙成有此舉措海東庶幾予無虞矣噫一隅青丘祖依於孫孫依於祖今

覽爾章豈忍邁邁而予意一則慕 先一則為冲子今者此章可代百酌爾旣手草予亦手答垂千百載豈不逾於稱觴四百年宗國惟依於爾勤學修德不墜 先烈使爾祖之心有辭後世其孝之大宜體此仍命都承旨往諭世孫世孫以不得伸誠禮憫鬱廢膳者凡四時群臣皆感泣 上憂念不已勉從之遂以上元日受賀頒教停諸道方物只許封箋

上行夕講王世孫侍焉命講書之武成 上問曰何以則為堯舜垂拱之治也世孫對曰在為與不



為耳 上曰何以則可為也對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上稱善

三月 上率王世孫行酌獻禮於文廟教曰欲使世孫知重聖廟之意也

五月 上與王世孫行榮祭香祇迎禮教曰唐宗觀刈御苑有遇物之誨周公七月篇亦欲使成王知稼穡艱難今予命世孫行之者亦重民農之意也

上行次對王世孫侍焉 上曰昔漢光武聞明帝河南南陽之對甚奇之予今以忠州逋負吏事問

于世孫欲觀其答也仍問世孫曰諸臣以為王法不可屈國儲不可縮其言是否對曰十數官吏之傳生此天地好生之大德豈徵捧舊逋之比乎 上曰昔魯君必欲加賦而孔門弟子必欲蠲稅君憂經費臣務薄歛何也對曰民依於國國依於民故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也 上曰如何可以富民也對曰君仁而愛民民可使富也復問愛民之道對曰不為無益之事以奪民時也 上稱善遂命盡減諸道舊逋

十二月王世孫有疾彌久 上憂甚曰奈宗社何



遂卽世孫所居之室隔障以御焉教曰予於十二  
歲無所讀書世孫則讀書已多故聞讀書聲常喜  
之也每當書筵日親行召對使世孫聽之講罷必  
問左右曰世孫以為喜否對曰喜也 上亦喜  
四十二年五月 上御經筵重講小學王世孫侍  
焉三公及童蒙教官亦入侍 上講小學題辭教  
曰予錯一字矣復誦全篇曰今日復行小學童子  
事也仍命王世孫講一章三公以下各講一章討  
論文義然後命童蒙進講小學首章以患候平復  
後初開講筵命三公知事特進官各錫馬王堂上

下番禮房承旨加資史官陞叙

上與王世孫行召對講小學王堂春坊並侍焉  
上問世孫曰灑掃應對何以為治平之本也對曰  
灑掃小學事也治平大學事也盡小學之事則可  
以為本於治平矣又問習與智長者何也對曰幼  
而習慣漸就純熟可無扞格之患也又問子在母  
腹何以為教對曰妊子者之動靜皆善則所妊子  
亦感而善矣 上悅曰今月卽予就傅之月也而  
七十三歲與十五歲冲子復講小學豈偶然哉命  
入侍承旨王堂春坊翰注各賜弦弓



四十三年二月 上率王世孫親耕藉田初 上  
因周禮之文命禮曹撰具獻種儀前一日 王妃  
獻種如儀

四十五年五月 上為文以戒王世孫其文曰噫  
憲書已出爾祖年已七十七矣歲暮年亦暮及今  
不諭更待何時予雖衰矣知我孫熟深沈之量分  
數之明爾愈於祖然其猶有懼者以成湯之聖日  
新又新以文王之聖日昃不遑聖人猶若此况其  
下乎負觀之治不克如初開元天寶判若二人其  
故何哉利欲也莫云衆人蚩蚩物慾交蔽及其昏

也雖非衆人亦然馬援戒嚴敦之書范質戒從子  
之言可謂千古格言馬援范質猶若此况三百年  
宗國惟予與汝孫依於祖祖依於孫所望豈止於  
馬范噫誰不欲為聖為賢其蔽則欲也孰能大居  
敬而貴窮理使私欲退聽其德日明乎爾祖政令  
之是與不是俱載日記其不是者滌之其是者從  
之深所望於冲子者也噫舜之為聖不過取人為  
善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何可自足自滿故  
義經之謙卦六爻皆吉周公之三吐三握亦此意  
也爾祖雖涼德早知此義恆心若布衣以此心上



奉東朝下接臣隣至于今此心如一矣凡害於心  
害於政者有二焉一則驕一則快也其流之弊甚  
於洪水猛獸此爾祖夙宵所戒者也弟子職曰温  
恭自虛又曰小心翼翼此政冲子所加勉處也大  
抵中人以上恃其小才睥睨一世者多而不過量  
狹而止帝王此弊可勝言哉吁嗟冲子銘體仍令  
芸閣刊印入于東宮藏之史庫

四十六年二月 上與王世孫講中庸於光明殿  
上問天命之義世孫對曰天之化生萬物氣以成  
形理亦賦焉若行其命令者然也 上復問修道

之義對曰性則聖凡雖同而氣稟則有過不及之  
差故修道然後可以復其性也 上復問品節之

義對曰尊尊親親皆所謂品節也 上大喜仍御

製詩命和之世孫即席賡進 上益竒之

秋七月 上率王世孫幸弘文館講學宣饌 上

謂世孫曰古人云舜何人予何人人之不能為舜

何也對曰凡人立志不固故未能也 上曰非知

之難行之為難諸臣皆聽爾所對須臾今日之言

立志必固也仍謂入侍儒臣曰他日善輔冲子無

負今日之意也



五十一年夏四月 上與王世孫詣弘文館講小  
大學時 上視昏不能辨字故凡經筵必以 上  
所常誦之小大學為講書至是 上問世孫曰藹  
然四端隨感而見感之義何居對曰感孺子之入  
井則惻隱藹然而發舉仁一端餘可類推也 上  
曰灑掃應對至小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小何以為  
本於至大也對曰由小而至大事之宜也下學而  
上達學之序也 上復誦大學王世孫復講大學  
上問世孫曰本末終始何謂也對曰明德本也新  
民末也知止始也能得終也本與始為先末與終

為後 上命世孫發問於春坊世孫問曰物何以  
云本末事何以云終始於物何以先本後末於事  
何以先終後始上番柳義養對曰物有形故曰本  
末事運用故曰終始而始終云爾則有止於終之  
嫌所以謂之終始終始者終而復始也 上復命  
春坊發問於世孫義養問曰明德屬之心乎屬之  
性乎世孫曰言性則遺情言情則遺性先正栗之  
說無偏也世孫又問下番趙尚鎮曰明明德於天  
下者誰明之也尚鎮對曰在上者明之使天下之  
人皆明之也 上喜甚賞玉堂春坊有差明日玉



堂春坊進箋謝 上曰是宜志喜大學朝食堂到  
記儒生試講於崇政殿

五十二年春正月 上教曰予年二十一受諭書  
圖像其諭書曰爾八朔侍側之勞其可忘乎嗚呼  
侍湯子道當然尚有此莫大之恩况祖孫相依世  
孫血忱卽宗社三百年莫大之慶昔 獻陵授孝  
婦銀印於 昭憲王后且賜孝婦圖今予追昔賜  
我孫號曰至孝世孫銀印竹冊令戶工曹設都監  
以造今日當親授使海東愚夫愚婦草木昆蟲咸  
知世孫至孝焉領議政金尚喆奏曰世孫錫號未

有古例臣固不敢仰贊而以諭書表揚出天之睿  
孝誠有合於情禮也 上卽寢前命遂親製諭書  
王若曰嗚呼海東三百年朝鮮八十三歲君其依  
於二十五歲孫今宗統邦國有泰山磐石之安而  
且見陳章辭嚴意正可垂千百世日記洗草寔循  
汝意且聞昨日墓上舉措聞者可以涕沾遵國初  
造寶印故事欲以至孝賜爾 師領相忠言令予  
感動故雖寢其命豈可泯其跡於來後特以一孝  
字彰其心於今世表其事於來世雖海東草木昆  
蟲孰莫知也特為臨殿宣諭仍受其賀祖孫相依



光明正大於今日也嗟哉我孫體汝祖意夙夜兢  
兢保我三百年宗社也夫予卽祚五十一年八  
十三示諭于二十五歲孫仍命尚誥書進諭書明  
日 上親書孝孫二字命戶曹鑄銀印越三日  
上御集慶堂以鼓吹陪進諭書銀印命都承旨徐  
浩修奉傳于王世孫世孫跪受四拜乃命此後世  
孫動駕時以前導

右國朝寶鑑

正宗朝

乙亥春始講紫陽小學 英廟語筵臣曰元孫纔  
四歲氣象殊凡兒天將祚宋歟己卯春冊王世孫  
辛巳春齒學謁先聖請業於博士拓小學題辭問  
曰明命在吾身指何境界欲求赫然作何工夫博  
士不能對園橋觀者數萬相賀曰聖人也是月行  
冠禮壬午二月行嘉禮閏五月 莊獻世子薨  
上哀毀踰度侍者不忍仰視晝則常處 英廟左  
右夜則在暎嬪之側寬慰周至時 惠嬪哀疚凜  
綴頻有不安節 上輒廢寢食每承安復方進膳



秋命世孫為東宮凡賓對講筵命 上侍坐或辨  
論經旨或參聽朝政癸未召接賢善宋欽明時講  
孟子欽明仰問孟子宗旨 上曰過人慾存天理  
也請問立志 上曰所願則堯舜也乙未 英宗  
命 上代聽庶政 上三上疏辭意懇憫既聽政  
每事必稟 大朝罔敢自專及 英廟禮陟水漿  
無進哭不輟聲

十四年戊庚六月丁卯 元子誕降 上曰是年聖  
賢以降之年也是日 慈宮上壽之日也彩虹亘  
於廟井神光繞於宮林此非天與之喜乎叶律之

聲纔出於抱髻白溢街者其欣欣之色躑躑之狀  
即乃身乃家之私福不是之甚此非人與之喜乎  
予無享天之德得人之政而予一人有喜天喜之  
人喜之予將何以答天而報人予聞天則無心以  
人心為心如欲答天又可不報於人乎廣布無前  
之惠澤揚厲曠古之熙運哉 赦令則名編案籍者  
一千五百五十二人  
悉許宥除舊羅丙申以前勤薄者極方米一年條  
并蠲免結稅漁稅等列於稅摠者分數減除京中  
貢契舊遺在二萬斛蕩滌設料取人朝宮年七十  
以上士庶八十以上各加一資過百歲老人加給  
米肉京外受資者凡二  
萬五千八百一十人  
十五年六月 元子初度設百玩盤領敦寧洪樂



性曰 元子所御衣服從儉之 聖意不勝欽仰  
十七年諸臣請冊儲 上曰予意欲遲待七八歲  
矣

十八年春正月御仁政殿行賀禮 元子侍焉山  
呼者五閣臣以仰問 元子答曰四呼千歲為四  
殿祝也其次余亦千歲諸臣齊聲獻賀

九月 上以是年大慶稱賀于 殿宮引見耆臣  
于前時 元子侍焉洪樂性等曰臣等俱以耆社  
之臣手擎人瑞之錄進于文陛之前總繫此七萬  
餘人之壽五十有億獻我 聖上及我 元子宮

以是為華胥之紀 上曰黃髮兒齒紛顯一堂搃  
計子孫曾玄之從入者優過百餘人足為太平感  
事蔡濟恭曰登筵耆臣皆年享頤期位過卿月回  
盃回榜又比比有之未知詩人所稱文王壽考之  
化果可擬倫於今日否 上宣饌于耆臣曰此  
慈宮所賜卿等各醉飽諸耆臣謝曰既醉以酒既  
飽以德云云 上命耆臣孫曾中未冠者進見於  
元子元子以糖果囊帶之屬賜之諸耆臣以次進  
拜於 元子元子答拜樂性等三呼千歲於是殿  
上下皆三呼千歲



二十一年 元子行師傅諭善相見禮仍開講  
上召見師傅諭善教曰初聞講讀之聲予心嘉悅  
卿等其輔導

二十四年春正月召見大臣閣臣禮堂曰今日月  
正元日也曉拜真殿展謁廟宮方欲以國家典禮  
詢于卿等 元子年紀已踰十歲予所以鄭重至  
今者蓋出遲之又久之意今晚以前尚未敢決定  
予心祇拜廟陟降孔邇周旋出戶之際予心自然  
相感不啻若親承躬聆回鑾之後仰稟于 慈殿  
慈宮矣仍命冠禮嘉禮冊禮並行教曰行一物而

三善皆得云者雖以齒學一事而言今此三大典  
禮之并舉足可以斷章取義且儀文之約而不煩  
又合於乾坤易簡之道也

召見閣臣教曰 世宗大王實基我東方太平萬  
世之業而授受之際大寶猶不親傳重熙累洽坐  
享昇平莫如我 顯廟而儲冊賀儀猶且權停  
先朝於予小子眷眷之意靡不用極而凡係儀文  
一從省約祈永命享多福之本實在是今命賓傳  
冊之節皆不親臨陳賀亦權停  
冊元子為王世子仍行冠禮于集福軒



上與王世子謁真殿太廟景慕宮泣語諸臣曰今日行禮宗社增重洋洋陟降必當悅豫予上而予之情事益無以為懷又教曰東宮善為行禮禮曹判書李晚秀曰趨蹌升降拜跪之節悉中規度儼若天成

純宗朝

今上朝退尊為純祖

綏嬪朴氏寔誕

上卽日以

正宗命

王大妃

取以為子

謹按王大妃之字恐衍當曰王妃某氏取以為子也

二歲之至

日正廟嘉添齡賜新曆

上在抱披覽有與屏

上字相同者輒拈指之

正廟禮陟

上冲羊恤

宅宗動罔違禮哀戚過之羣下進見語及先王輒泣然流涕掩抑失聲國人服其至孝

九年己八月初九日丁酉元子誕生上教曰

親上殿宮之賀箋仍受大庭之祝嵩天日清和神人胥悅此時蠲恤之政宜及中外之民以示識喜

同慶之意

諸道糶及極方米五分一各貢舊遺在限一萬斛市民徭役限一朔懸房

限三十日蕩減

十二年冊世子受百官賀告廟頒赦凡百儀節皆用己卯庚申之例

十三年王世子行師傅賓客相見禮開書筵頻



接宮僚

十七年三月 王世子詣文廟謁聖行入學禮

十八年六月命侍講院 列朝寶鑑及誌狀中抄

撮謨訓要語以備春宮睿覽書成名曰謨訓輯要

十九年春二月行 王世子冠禮

四月詣 宗廟璿源殿景慕宮展拜 王世子隨

詣行禮冠禮後初謁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 上詣仁政殿上致詞箋文表

裏于 王大妃殿 王世子隨詣行禮受百官賀

頒赦

二十二年四月 上引見左右諭善及僚屬雖講  
學之外隨事陳勉

二十三年詣徽慶園展拜仍行夕上食 王世子  
隨詣行禮

五月祔 孝懿王后于 太廟 正宗室 上率  
王世子親行享事

領議政南公轍奏曰 英廟時我 先大王寶齡  
自三歲殿座及朝臣入對多命侍坐此是 殿下  
家法自今凡於大小殿座及臣隣引接之時頻命  
侍坐一以為政令辭教之仰觀而觀法一以為朝



儀筵體之早知而熟習事為得失人物臧否民生  
苦樂群言是非已自冲羊瞭然於心目為堯舜之  
道豈不外此 上嘉納

四月詣文廟行酌獻禮 王世子隨詣行禮

二十六年詣 健陵顯隆園親祭 王世子隨詣  
行禮

二十七年二月命 王世子代理機務教曰世子  
聰穎年漸長成邇來之侍坐攝享意有在耳遠稽  
有唐近法 列聖代聽之舉予心已定一藉分勞  
以便調養一使明習以達治道此宗社生民之福

也 王世子聽政一依乙未節目舉行 王世子  
疏辭至三 上賜批勉之

命 王世子詣 宗廟永禧殿景慕宮展謁

秋七月辛酉 元孫誕降第三日告 宗廟第七  
日行陳賀

二十八年二月 上御慈慶殿受進爵禮以坤殿  
寶齡四旬 王世子陳請飾慶也

二十九年二月 王世子率百官進饌行九爵之  
禮 以聖壽四旬御極三十  
年世子疏請上勉從

十一月命 元孫為 王世孫冊禮擇吉舉行 判



樞南公轍左議政李相璜等言元孫宮岐嶷天  
成知思日開三代有道之長豫建為本亦自有我  
家禮元孫明年歲籌是世子宮冊禮之睿齡且  
顯廟世孫冊禮在於仁廟己丑歲甲與今同符  
若定號於今年行禮於來歲前後邦禮豈不有光  
於繼述乎上可之

三十年春正月命王世子攝行祈穀大祭

命王世子攝行景慕宮春享

四月王世子請摹寫御真王世子手書標題

五月王世子薨行斬衰三年之制八月葬延慶

墓

初世孫冊禮既擇日至是命以定日行禮教曰

英廟甲申秋冊我聖考為東宮皇朝太祖時

皇太孫冊儲不踰洪武二十五年遵而行之實兩  
合於述先從周之義今以王世孫為東宮布告  
中外他餘事宜大臣禮官考例稟定

三十二年九月王世孫行師傅賓客相見禮開  
講于景賢堂

翼宗代理

憲宗嗣位追尊為王

壬申西賊平捷書至世子方哺乳笑曰快好哉  
姆問其故答曰賊已破豈不快好稍長左右或歷  
陳列朝盛德事仰質曰郎下能之乎輒應曰能



其聰明睿知蓋天縱也

純祖十二年

丁丑入學請業於博士曰何修而可以為聖人左右驚賀曰真聖人也

丁亥元朝以手筆下令于春桂坊曰余年今十九春秋矣只知燕閒之為樂不識典學之至重荏苒之頃已過許多日月自顧其中不覺悚然而懼報然而愧今當月之正日之元頓變前習之悠泛將懋猛省之新工惟我兩坊宮僚各存飭勵之戒克懋陳勉之義是年二月 純祖命王世子代理上疏辭聽政曰臣荷 聖上顧復教誨之恩忝備

春郎今十有六年其職則問寢視膳而已服勤就養而已云云 聖上何為而下此非常之處分云云 大朝答曰今日之事不亦宜乎予勞爾不思分而予誰望乎况國朝故事非止一再我家禮則然矣爾何辭讓之為噫孝友恭儉敬天愛民卽列聖心法相傳敬之戒之無怠無忽克體予付托之至意

再疏 答曰父而與子有何固辭予聞伊日諸大臣賀喜之語予真無憂矣勉之慎之以答蘄向之人心



三疏 答曰予勞爾代即亦天道之經予豈非經之是蹈乎敬之哉四勿修身之本九經治國之要克勤克儉不作無益視遠聽德用孚于人心越十日甲子乃聽政

純宗二十七年丁亥春二月 王以王世子行聽政

朝參于重熙堂

領中樞韓用龜曰 元孫誕生此實億萬年宗社無疆之休答曰 兩殿悅豫此為喜幸

上疏請上尊號曰云云幸荷天地 祖宗之默垂眷佑迺獲弄璋之喜上以致嘉悅於 聖心下以

副祈望之輿情此豈臣無肖所得以自有推原其所自來亶由 父王母妃至仁純德克享天心積慶儲祥俾熾俾昌啓長發而錫爾類也云云堯有放勳之稱舜有重華之號皆所以形容其大德者也云云我 聖上垂拱平章二十有七年寬仁恭儉孚于上下道久而化成民安國泰太平之業罕比前古是宜奉闡揄之大策薦尊崇之鴻名云云大朝答曰云云爾若念予委寄之重好學勤政法祖愛民使將殆之國勢措之磐泰之安其為孝之實豈金泥玉牒之觀美一時而已

諸仁政殿庭率百官陳請凡五



啓蒙  
許

純祖三十年三月 大朝以慎獨字刻石以賜之為  
記並銘曰惟我 聖上賜斑石一方刻其文曰慎  
其獨蓋 聖意在於眷誨小子也慎其獨三字卽  
聖工之要道中庸之宗旨人君處幽獨燕閒易於  
放心或押昵羣小悔慢自欺也惟我 聖上三十  
年御極無一日不慎其獨兢兢業業仁德藹然浹  
于民心此所謂天道不言而品物以享銘曰採玉  
鐫方磨以印之其文維何曰慎其獨 聖意眷眷  
意出言表臣拜作銘終身佩服

嘗作自警文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嗚呼君上一  
念之善千里應之如響一念之不善亦若斯可不  
慎哉一粒一絲匪民何生古昔先王所以克勤于  
民克儉于家乃惟今子孫之享此福者自勤儉積  
德累仁之始余小子其或少忽欽若昊天敬授民  
時故扁堂額曰務本堂本者民也何以養民而安  
曰自奉以薄歸厚於民此所謂儉也古人云由奢  
入儉難由儉入奢易宜勉哉

右國朝寶鑑續



哲命篇下

經筵講義

哲宗元年庚戌二月二十八日日講

上講小學子受父母之命章臣傳奏曰事或不至於  
大害義理則委曲宛轉而從之可也然若有害於義  
理者而不自是非直從而行則是陷親於不義也故  
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君  
二十六日日講

上講小學阮籍居喪無禮章臣傳奏曰阮籍之敗傷  
名教汗穢華夏極矣程子有言曰魏晉一變而為曠



蕩浮虛人紀不立相胥為夷五胡亂華蓋謂阮籍之  
流致之耳若使晉文聽何曾之言斥定其罪而博選  
天下敦厚崇禮之君子列于庶位俾補風化則天之  
祚晉豈有限哉恭惟我 祖宗盛世德教休明經曲  
儀文燦然備具上挽三代之制下垂萬世之法伏願  
殿下遠鑑魏晉近法 祖宗以禮為國益懋安上治  
民之道焉

三月二十一日日講

上講小學後生少年章 臣傳奏曰誠者真實无妄之  
謂天理之本然也循其本然之理真實无妄者君子

也不誠則人欲肆行虛偽矯詐無所不至內而欺心  
外而欺人甚者欺其君父如是者小人也君子小人  
之別只是誠與不誠之間而已大學曰誠其意者毋  
自欺也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誠者聖人  
之極工也故人君以至誠率三公三公以至誠率六  
卿六卿以至誠率百官百官以至誠率萬民則人各  
毋自欺而知天盡性成已成物天下皆化矣然其工  
也則敬是已程子曰涵養須用敬敬又養誠心之本  
也又奏曰暴怒者不能忍憤而使氣急怒也過中之  
怒也子思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當怒而怒則和矣至於喜樂亦然苟或不當喜而喜不當樂而樂則亦非中節之和況不當怒而過為暴怒者乎是固當戒而若不當怒而不怒則是虞舜不能服四罪周武不能安天下伏願 殿下以聖人之至誠躬率至誠之君子以中節之怒怒小人之不誠者則中和位育之功可致矣

癸丑九月十七日日講

上講詩皇皇者華章臣傳啓曰古聖王保國之道必以保民為本不自遑暇然人君深居九重去民絕遠有不得接於耳目故管子曰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步者十日千里之情可通堂下有言一月而不聞百日萬里之情可通門庭有事一年而不知蓋指其壅蔽也况真在千萬里以外之民者我是以明君詎辟知其然也乃遣使臣巡行郡國陳上德達下情故周有揮人之官誦王志道國政西漢至于唐宋亦皆有使曰御史曰部刺史曰直指使或歲遣之間



歲遣之或特遣之分遣之疊置之重設之其人用謁  
者用博士通經學古者也用太中大夫光祿大夫秩  
高者也 皇明每遣御史一歲一易又時遣大臣曰  
巡撫使指揮按察等使化之流塞政之行廢俗之美  
惡人之賢不肖稼穡之艱難寒暑之怨咨無不博採  
而周訪其於清吏治除民害恤民隱也若是其至矣  
臣又按唐臣陸贄以五術八計三賦四科六德五要  
語當時黜陟使自古遣使巡按之條目莫詳於此具  
在大學衍義補也後世則私意勝而公義沮不能舉  
職者多雖遣御史無益於治反害於民伏願 殿下

於擇賢之方更加勉勵焉

十二月初五日日講



甲寅九月十六日晝講

上講書舜典臣傳奏曰聖人之治天下必先德教故堯之為君大哉則天而其所以平章協和之本則明峻德而已矣舜法堯之心受堯之位臨堯之民則率之以仁使斯民日遷善遠事幸而不自知者亦惟曰徵五典修五禮也此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而實百王之準則萬世之經法大學之修齊治平中庸之中和位育豈有外於是道乎然而德教者興平之梁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人未盡統善而無惡世未必長治而不亂則為之刑以鋤其強梗亦不得已



之政也此所謂德威惟威而設為佐治之具以禁制其為害於德教者耳故有曰刑期于無刑無刑則德教也又有曰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不犯則德教也彼或迷於教而觸於法若赤子之入井則哀矜而勿喜此欽恤之謂也然而元惡大憝殺傷攘竊姦宄之黨則欽恤之中又有辟焉此四凶所以顯戮而天下咸服也夫刑賞大柄也有刑而無賞則善不勸有賞而無刑則惡不懲是以上章言車服以庸蓋善善先而惡惡後也二者不可偏廢而矧茲世級漸降之際必用上賞重典以激勵之然後庶免徒善徒法之

歎抑未敢知今日之刑賞果有符於帝舜之世否乎此在 殿下深察而斷行之伏惟念哉念哉

十七日畫講

上講書舜典 臣傳奏曰此以下乃即真以後事也舜德為聖人固與天地同大而天地猶不能獨運必待四時五行之佐聖人亦不能獨治必須賢人君子之輔蓋天下之事為無窮一己之聰明有限况深居九重門庭千里則有難周知而博施是以一初之政以第一急務詢問于四岳岳之對史雖不言君臣間都俞相孚之意自在其中矣遂洞開四方之門顯示一



家之像而收天下之俊彥為吾才德廣天下之耳目  
為吾視聽舜之為舜好問好察取諸人以為善而已  
也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百工技藝之  
人亦各以其事諫此時未有諫官人皆可以諫之也  
諫官之設先儒以為李斯趙高之徒用其人為之以  
杜餘人之口非盛世之事惟我 列聖朝卓越千古  
言路極廣蔭官學生並無所禁逮至 肅英之世而  
然矣近日則言責之官無非是噤烏伏馬 聖上何  
由識外間之是非乎此正明目達聰之時也十有二  
牧者十二州之諸侯也如漢之郡守唐之刺史我東

之監司是也而必謂之牧者養民為王政之本而養  
本於食食本於農農本於時時為大矣故孟子亦以  
不違農時告之時君為時一違則欲天下無飢不可  
得也無故征伐則時違妄興土木則時違侵擾離散  
則時違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者以此也夫既  
養之又從而厚其有德之士信其仁善之人拒絕其  
凶惡之類則雖蠻貊夷狄之如禽獸者皆率循教化  
而心服之矣彼猶如此則五服之內王畿之近而於  
變熙雍更何足言哉奮庸者奮振起也庸民功也凡  
事不振起則頹惰委靡玩愒因循終至於莫可救藥



矧茲民功之重務乎舜承堯熙績之餘非必有不振  
不起之患而猶以是勅勵於命官之時則後世人主  
其可忽哉令我 殿下有大舜之姿而尚有遜於大  
舜奮發之工何哉夫奮發者勇也子思子曰智仁勇  
天下之達道也雖仁且智苟無勇斷則仁智亦無所  
施矣惟 殿下於勇字上益致力焉僉衆也謂在朝  
之衆官也衆皆推薦則孟子所謂大夫國人皆曰賢  
者是也百揆之職捨禹其誰也舜之明非不知禹禹  
之德非不堪任而君必咨而後命之臣必讓而後強  
之其公正審慎之意尤可見矣今我 殿下亦於官

人之際親臨朝堂下詢諸臣其有某讓於某某賢於  
某則何患乎不得人哉亦念我念我上章既言食我  
惟時此又言播時百穀者非但重民之大本而然也  
彼是近民之官故先命之此則在內而職主者故不  
能不總命之而且養民與教民不可無先後緩急之  
序故命稷命契相繼而發蓋飢餓不能保其身則不  
暇於禮義也飽食逸居而無教則亦近於禽獸也故  
管子云衣食足而知禮節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  
六藝教萬民者亦此義也至於敬者一心之主宰萬  
事之根本聖人無往不敬而事莫大於教化故特言



之伏惟 殿下敬之哉敬之哉

二十七日畫講

上講書大禹謨 臣傳奏曰二帝之大經大法為典二  
臣之嘉言善政為謨而舜之德惟禹繼之故禹謨繼  
二典之後而為三謨之首此史臣所以形容得三聖  
人心法者也文命猶言德教也德之著見曰文教之  
誥飭曰命與堯之明德舜之敷教前後一揆而祇承  
之祇亦從二典中欽恭來者也克艱二字最有深意  
君能知為君之至難而盡其至難之道臣能知為臣  
之不易而盡其不易之職無敢忽忘務自責勵者乃

所謂克艱也且克有剛克之義伏願 殿下先以剛  
克之道自勉焉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乃是克艱之  
效而允為致治之本何也君臣上下夙夜祇懼諮訪  
善道招延賢士則蕩蕩之言可以入告于后草萊之  
彥亦必願立於朝如是而邦不寧民不安者未之有  
也然不稽衆論偏聽偏信則讒說亂而私臣進嘉言  
未必不伏賢人未必不遺矣故昔我 仁宗盛世命  
舉遺逸曰賢人君子懷才抱德者雖重於出處而惟  
在人君求之誠不誠如何耳得而果賢則擢置宰相  
亦何難矣如或拘於舊例置賢人君子於不可求之



地古人所謂野無遺賢其亦誣後世之言耶此豈非  
深得此章之旨者乎無告云者天民之至窮無依者  
也如今之民雖有疾痛冤鬱欲訴守令守令昧昧欲  
訴監司監司藐藐哀此孰獨死耳死耳人所易虐而  
聖人能不虐舜禹之德至此而益見其大矣 上曰  
舍己從人真是難事 臣傳對曰聖教至當矣舍己從  
人即是取諸人以為善也堯舜所以為堯舜者以此  
也然苟不稽于衆何以知善不善而取舍之乎臣謂  
從人之本在乎稽衆稽于當世之衆又不若并稽往  
古之衆欲稽往古之衆莫如歷代之史矣夫史者國

之治亂政之得失人之賢不肖具載焉實帝王之鑑  
轍也先儒云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春秋者  
孔子因魯史記以寓褒貶其文則史其義則經也至  
於綱目之書亦是春秋筆削之義也正宜討論講究  
而近日久停召對臣竊為 殿下憂之 上曰予知  
召對之為善而書傳乃治天下之經法故期欲多讀  
讀至三四更故無暇於他矣 臣傳對曰聖教及此誠  
欽頌萬萬而第伏念帝王經綸之學有異於韋布章  
句之習况萬幾之暇聰明有所限焉何可字字盡誦  
乎書序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



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以言矣今 殿下勿以章句為費神之端惟以得其心為要領焉就以今日所講言之如文命克艱嘉言遺賢稽衆不虐等處心得而躬行則是亦舜禹而已矣臣謂少分經講之功兼講歷代之史可矣且夫經者如布帛之有經史者如布帛之有緯經為體緯為用無體則用無所本無用則體無所施矣故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伊訓說命相為表裏然則經與史亦可以相為體用矣 殿下於經則專工而熟讀於史則以時謀之如有困倦之時則使臣僚讀之仍令相與問難而 殿下察

聽而可否之則亦大有益矣 特進官曰或自樂此不為疲云云臣又奏曰臣於直次擊讀國朝寶鑑及羹墻錄伏詳我 列聖朝學問之勤卓越前代非但晝日三接而已又有夜對或兼講經史或並講數經自成家法敢以 成宗時一事言之嘗引儒臣入內殿講至夜分諸臣請退王曰古人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今日得聞所不聞殊不為倦此真我 殿下所當監法也

二十八日晝講

上講大禹謨 臣傳奏曰謹按此篇盖有綱領條目焉



而又其中有一篇之綱領條目有一章之綱領條目如克艱厥后乃一篇之綱領而其餘幾章為一篇之條目儆戒無虞乃一章之綱領而其下幾句為一章之條目此陳戒之大旨述史之至要也讀書之法撮其旨要則用力省而收效速伏惟念我法度者治天下之經法制度也舜受堯禪安有失墜之慮而若是勉勉者尚書監先憲周詩率舊章之義也伏惟念我臣於任賢勿貳之義竊有請焉 殿下其體認否乎上曰賢人則委任而無貳意 臣對曰 聖教得當矣然而朱子以小人間之釋貳字蓋君子小人每每相

反若使之渾處則畢竟君子為小人所陷國受其敗矣昔齊君問于其臣郭之亾何也對曰善善而亾曰善善何故而亾對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此所以亾齊臣之言深得此章之旨也伏惟念我疑謀勿成者凡於發政行法用人等事必先詢謀然後敢無後悔故詩曰周爰諮詢周爰諮訪周爰諮度周爰諮謀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之處事決疑若是之難慎矣伏惟念我帝王之德莫大於善政政莫善於養民民不自養必待六府之脩治三事之和協此亦先富後教之義也伏惟念



哉

二十九日畫講

上講大禹謨臣傳奏曰禹之稱臯陶之德惟曰黎民懷之帝之稱臯陶之刑亦惟曰民協于中臣亦推衍是說而陳之伏惟念哉夫治民之道養與教而已矣養者均田制產使之有菽粟布帛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也教者建學立師使之修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也二者不可偏廢然養而教然後民之從之也易何也飢寒切肌死乞熏心則欲其毋為姦邪難矣奚暇治禮義哉是以舜之命稷

命契有先後緩急之序實萬世之大經法也若夫刑罰者禁制其為害於養與教者而已故虞之士夏之大理周之司寇之治乃是攻劫之寇殺人之賊姦究暴亂之醜而其有不孝不悌不睦不嫻不任不恤者則亦鄉刑之所糾也此皆關係生民彝倫日用之大者故為之隄防驅而納諸遷善向道之域安生樂業之地爾故曰辟以止辟聖人之世何嘗有罔民之刑也哉降及後世井地廢學校壞民之為草芥為禽獸極矣而所謂刑罰只為培克聚斂而設淫為虐威以厲民耳史記平準書曰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



子長其有見矣蓋法令嚴則刑罰酷刑罰酷則民懼  
死民懼死則重身命而輕貨賄雖傾家破產苟充酷  
吏之慾而圖生則為之也故酷吏是貪吏也孔子曰  
苛政猛於虎傳堯命亦謂萬虎狼散於民間百姓何  
由生今之吏無非虎而冠也然不憑公則無以逞私  
於是租稅則刑征役則刑糶糶則刑徵布則刑索錢  
則刑無事不刑無民不刑及夫催科之際三百餘州  
囹圄充塞桎梏旁午其官則方斧方刀其民則為魚  
為肉痛楚之聲鬼神惻愴愁怨之氣天地鬱結竟使  
之蕩敗散亡則民減減半而刑日增倍民愈減而刑

愈增勢所必至幾何不民靡子遺而刑無所施乎噫  
衣食足而教化洽教化洽而刑罰措聖王之治民也

十月二十九日

上講書益稷 臣傳 啓曰慢遊者怠惰逸豫其流必至  
於荒淫傲虐者驕肆拂戾其害終歸於殘賊大舜之  
君而豈有萬一之失德大禹之臣而豈有萬一之妄  
言其丁寧告戒猶在於此則舜之作聖益聖禹之為  
臣盡臣亶以是矣

殿下睿質天縱決知其無此數者之過第伏念進德  
之道克己之工致治之方不本諸學無以得其要矣



今於講學一事不無孟子所謂一曝十寒之憂臣恐此為慢遊之漸也

甲寅十一月二十五日晝謀

講

紀綱

安民

上講書五子之歌臣傳奏曰禹大聖也其貽謨垂訓斷斷以民惟邦本四字為治天職保天位祈天命之第一先務豈不以有國之莫急者安民而然耶夫本者根也民之於國猶木之有根國無民則蹶木無根則顛故善養木者厚其栽培適其灌溉禁其爬搖遠其斧斤然後植根固而枝幹盛養民亦由是也夫無飢無寒栽培之厚也漸仁涵義灌溉之適也薄賦輕徭爬搖之禁也除殘去暴斧斤之遠也如是而民不安國不寧者未之有也然其要則又有所謂紀綱者



紀綱正則天下安紀綱亂則天下危故下章以亂其  
紀綱為致亡之由蓋張之謂綱理之謂紀綱無綱紀  
則不可以為國無綱紀則不可以為國是以朱夫  
子以正紀綱之道告于其君曰四海之廣兆民之眾  
摠攝而整齊之辨其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其功罪  
以公賞罰之施使大小之臣各舉其職又曰人主之  
心公平正大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又其餘屢數百  
言無非至言故先儒云自古論為治之紀綱莫切於  
朱子臣敢推衍朱子之意而為今之計莫如先立紀  
綱然紀綱不能自立必待乎君上之奮發而振作之

誠願 殿下建中極以正朝廷壹道德以崇教化來  
諫諍以廣聰明杜徼倖以鎮奔競公薦選以登俊良  
勵廉耻以遏貨賄務節儉以抑奢侈揀牧守以久任  
使嚴考課以明黜陟慎赦宥以懲怙終則紀綱不期  
立而自立 上曰貨賄何謂也 臣對曰近來私情公  
行便成風俗惟以請託為主就以一二事言之不讀  
書而求科者不修行而求仕者滔滔是也 上曰予  
漠然不知有如此事矣今因上番玉堂之言始聞之  
矣為此者誰也 臣對曰古語云鼂續塞耳而聽於無  
聲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 殿下以四方之視聽為



視聽則當自知矣 上曰不讀書而求科者果有之乎臣對曰雖以今秋監試言之鄉儒預聚於京師旁穿蹊逕試官亦被譏謗其虛實真偽有未敢知而醜聲則有之矣

二十六日晝講

上講書胤征臣傳奏曰古之聖君未有不以好諫而益聖堯嘉言罔伏舜好察邇言禹聞善言則拜湯武諤諤而昌唐臣陸贄言于德宗曰哲后興王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許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猶慮忠實之不聞也置敢諫之鼓

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吏獻書誓為詩工誦箴大夫規誨士傳語庶人謗猶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蓋不如是不足以盡天下之情萬物之理也



...

聲纒出於抱髮白溢街者其欣欣之色躑躑之狀  
即乃身乃家之和私福不足之甚此非人與之喜  
乎



半

唯心身已空之時  
餘語不足之甚也  
非人與之喜  
謂發出此時  
白證者其效  
之句觀觀  
大



